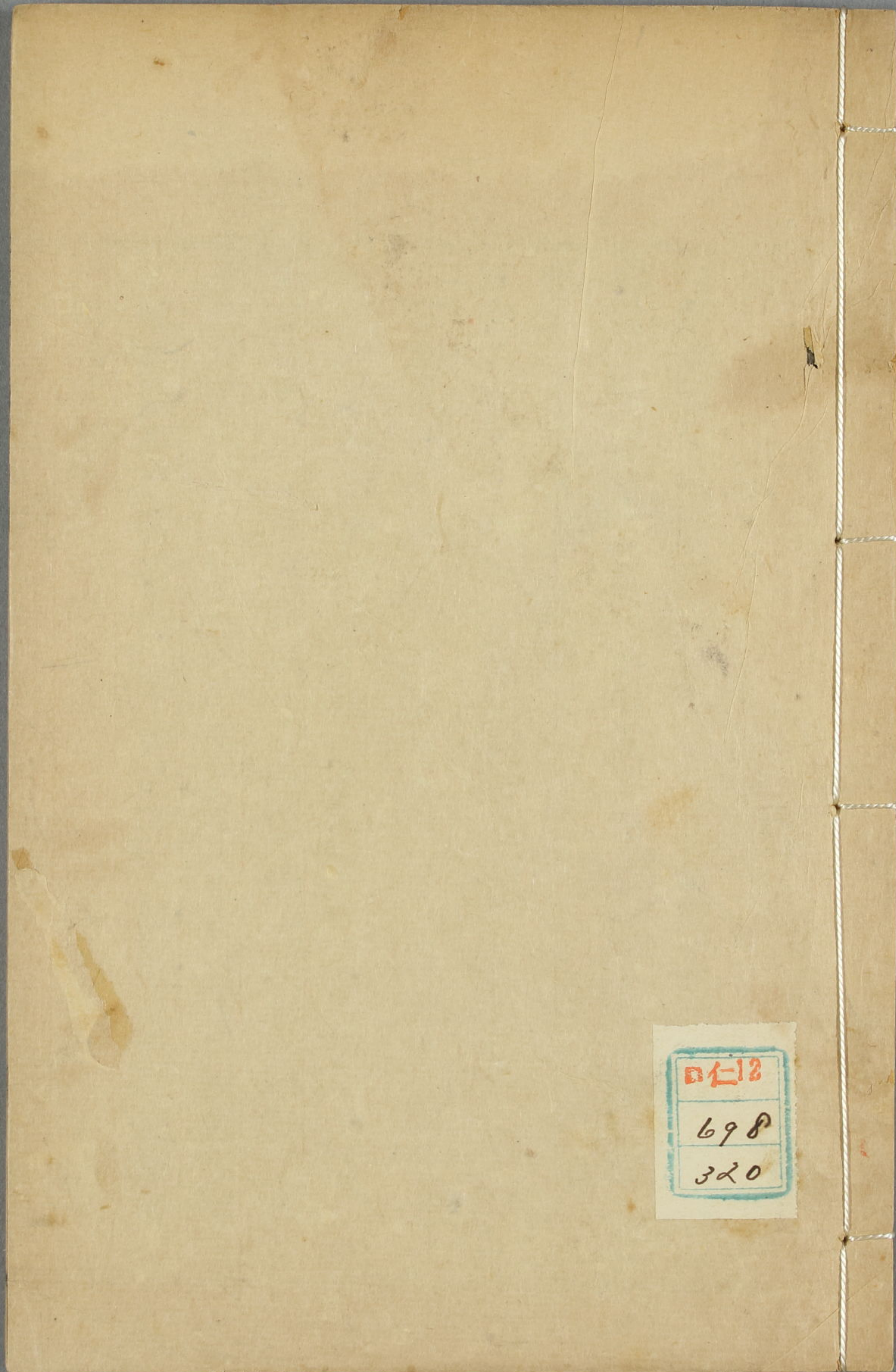




仁12
698
320





敘

六經資故訓以明故訓緣聲音而顯是故不知古音不足與言假借不知假借不足與治經第假借之術實有二端一曰古假借起于未造本字之先最初之假借也上古字少一字恆假爲數字之用後世始各就其事類益以偏旁以爲本字至許君時本字孳乳寢多故往往說文有本字而經典猶用古借字者如噬齊齊盛攝齊齊戒經典同用齊字說文則各有作齋作齋作齋作齋之本字卽其例矣一曰傳寫通假或以聲義並近而相通或專取聲近而相假起于既造本字之後而非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假借也二者並由聲起皆學者所宜知然而輕重懸殊矣蓋實從一字得聲之字有窮而僅聲近之字無窮苟

本字有所難通不先求之古假借而專求之聲近通假則其弊必至使本字茫乎無據如譯音之無定字而無不可附會之謬說矣故以聲近破本字非于經文上下實有明證不可近儒混而一之不別自其輕重此所以小學日隆而支離破碎之風亦因以日盛也高郵王氏小學巨儒諸所譏述喜言聲近名字解詁破字尤多雖合于古假借者不少如云句與拘通周讀爲而專取同音之字爲說者頗不免輕易本字之失人之名字非若詩書文理不屬難可尋繹全棄本字悉取同音心所不安病之久矣今以左氏授從弟輩爲講古人名字相輔之故乃取此書駁正數十人先錄元文次下已意俾覽者得以參校得失其疑而無說易之者則置不駁略施匡弼以遏流弊趣舍旣明固不必一一求通也王氏元有關疑未釋者二十五人今亦仍其舊目悉爲補之光緒甲申胡元玉題記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駁春秋名字解詁

湘潭胡元玉子瑞著

齊東郭賈字子方

哀十四年左傳

賈夏古字通

史記趙世家北登夏屋漢書地里志作賈屋

夏大也韋昭晉語注曰

方大也方之言旁廣雅曰旁廣也又曰旁大也方旁古字通

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

是夏與方皆大也

駁周禮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

令市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賈卽

古價字奠其賈定其價也恆賈常價也物賈不可無常故賈

師定之方亦常也

鄭注禮記檀弓論語里仁皆云方猶常也

古者字義不隨音區

別賈字得兼商賈之賈物賈之賈二音二義賈人易其常業

則不能阜財百物失其常價則不能徵債名賈字方二義可並通也不煩改字

曹卹字子循

仲尼弟子傳

卹讀爲率古字卹與率通

卹卽恤之別體多士罔不明德爾恤祀史記魯周公世家恤作率

雅率循也故名率字子循

駁說文卹恤皆云憂也孫炎爾雅恤憂也注云恤救之憂也

據恤字從心則憂當由己致恤字從邑則憂當由人生相救之憂當以卹爲本字恤爲借字切己之憂乃以恤爲本字耳說文云循行順也淮南說山訓注原道訓注皆云循隨也凡民有凶荒災患上之卹之必當順行其地隨宜相救後漢書質帝紀詔云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

卹是猶沿古人卹凶荒之常法也名卹字循乃以循字足救卹之義猶向宜字祿以祿字實所宜之事爾

楚卻宛字子惡

昭二十七年左傳

宛當讀爲怨宛怨古同聲故借宛爲怨字又作惋秦策曰受欺于張儀王必惋之史記楚世家惋作怨是也怨惡義相近故名怨字子惡大雅假樂曰無怨無惡夏官合方氏曰除其怨惡

駁宛古婉字

管子五行篇然則天爲粵宛注宛順也卽假宛爲婉

說文婉順也惡者貌

醜陋之稱左氏襄二十六年傳生佐惡而婉

服注佐貌惡心順 昭二

十八年傳醜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皆其證貌惡則欲其性婉蓋卻宛貌陋故名婉字惡以警之左氏稱卻宛直而和可

知其克副命名之意矣以怨惡為名字恐未必然

邾子顏字夷父

莊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族譜

顏高不平也夷平也顏岸古字通

史記晉世家屠岸賈漢書古今人表作屠顏賈爾

雅曰重厓岸又曰望厓洒而高岸高則險峻故字夷父以相反為義也漢書儒林傳戴崇字子平與此同意

駁說文顏眉目之間也曲禮執爾顏注云執猶守也少儀不戲色注云暫變傾顏色為非常則人不長失敬也是人顏面之間有一定之容止不可變傾改易以失其常度詩皇矣瞻卬傳皆云夷常也顏貴守常故字夷父矣古人名字雖多同者然其取義不必一致不可執一說以概之此之夷父不必與樂傾之字夷父同取義于平也

魯冉孺字子魯

仲尼弟子傳

孺與濡通孟子公孫丑篇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趙岐注曰濡滯猶稽也既去畱于晝三日怪其猶久濡之言需也需彖傳曰需須也爾雅須待也須與須同雜卦傳曰需不進也是濡為遲鈍也魯亦遲鈍也說文魯鈍詞也論語先進篇參也魯孔注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孺又愚也方言儒輸愚也儒與孺通魯鈍亦愚也大顏注漢書周勃傳曰俗謂愚為鈍椎見史記周勃世家索隱

陳公良孺字子正

仲尼弟子傳

孺讀為需正當為止字之誤也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說文曰需頤也遇雨不進止頤也是需有止義

駁說文孺乳子也釋名兒始能行曰孺子論語先進篇皇疏引王弼曰魯質勝文也說文訓魯爲鈍詞卽是質勝文之意言樸魯之人不知巧佞其言訥訥拙而無文也小兒甫爾能言未知諛詐其言類皆樸質魯鈍及其既長雖不必盡魯而方爲孺子則無不魯者周禮小宰四曰廉正注云正行無傾邪也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夫愛親敬長仁義之大端也而孺子不慮而知之不學而能之行無傾邪孰大于是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知孺子之心正之至矣養之于蒙保而勿失則其功所就與聖同歸言魯心正孺子所同故各依以爲名字孺固不必改讀正尤不必

爲誤字也

晉解揚字子虎

史記鄭世家說苑奉使篇

虎讀爲盱古音虎與盱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

有餘說文引作𤝵有餘

見繫傳案公羊釋文盱許子反又許孤反許孤反正與𤝵同音玉篇𤝵火

乎切火乎與許孤同

是其例也方言盱揚雙也驢瞳子

今本子上衍之字當據說文刪

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曰盱舉眼也揚詩

曰美目揚兮是也

駁說文揚飛舉也爾雅越揚也易夬揚于王庭鄭注云揚越

也揚有飛越之義故禮記鄉飲酒義及射義揚觶注皆云今禮揚皆作騰物之善飛越騰躍者莫如虎名揚字虎尙威武也猶詩人之詠鷹揚矣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通假字也

音韓不信字伯音昭三十二年左傳

音當爲言字之誤也困彖辭曰有言不信墨子經篇曰信言合于意也

駁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詩關雎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是音與言皆生于人心者也言斯有聲有聲斯可謂之音矣故管輅別傳云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見魏志本音之叩宮卽宮應叩角卽角應與言之必信正相似故鵠冠子學問篇云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以音之無二響詮信字最爲切當不語詞不信信也與伯音義自不背不必斥音爲誤字

鄒單字子家仲尼弟子傳

單讀爲屨古聲單與屨相近說文屨一家之居也

齊慶封字子家襄二十八年左傳

封讀爲邦康誥正義曰古字邦封同商頌元鳥篇邦畿千里李善西京賦注引作封畿千里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本作封而謀動于戈于邦內釋文邦鄭本作封邦與家相對爲文

駁說文單大也史記匈奴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單于者廣大之貌詩烈文殷武傳皆云封大也單封均有大義字子家者蓋取大家之意書梓材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昭四年左傳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孟子離婁篇不得罪于巨室注云巨室大家也禮記檀弓我喪也斯沾注云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皆以大家爲卿大夫尊顯者之稱

秦壤駟赤字子徒

仲尼弟子傳廣韻壤字注以壤駟爲複姓

徒讀爲赭說文曰赭赤土也古聲赭徒相近爾雅杜赤棠杜

與徒聲亦相近故赤謂之徒又謂之杜

駟赤蓋赤字之誤赤者赫之隸省也孔鮒碑赫赫彌章孝經

赫赫師尹釋文云赫本又作赤

此盧本也通志堂本赤作赤亦傳寫之誤也詩節

南山傳云赫赫顯盛貌常武傳云赫赫然盛也公羊昭八年

傳注云徒眾也眾則盛矣故名赤字徒若僅以聲近爲說則

茶徒亦聲近字何杜得爲赤色之棠茶乃爲白茅之秀耶可

知專以聲近爲說拘牽附會不足據也

楚鬬般字子揚

宣四年左傳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于曹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合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而鬬穀於

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按子文之子爲令尹者鬬般也般與班雖同音而般字子揚則非謂虎也孟堅之說殆不可信

般與播古字通

古音元與戈相出入故史記賈生傳大鈞槃物漢書槃作播

般卽播之假

借也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鄭注曰播猶揚也昭四年左

傳播于諸侯杜注亦曰播揚也三十年傳將焉用自播揚焉

注曰播揚猶勞動也呂氏春秋必已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

於河高注曰揚動也播散也按播亦揚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揚謂之播因而揚米去康謂之簸說文簸揚米去康也小雅

大東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駁攷左氏傳桓公六年鬬伯比從楚武王侵隨始見于傳越

四十三年當莊三十年而子文爲令尹據子文生于伯比從

母畜邲時其爲仕楚侵隨以前事無疑子文爲令尹時其年

當已在四十四五以外鬬班以莊二十八年始見于傳宣四年鬬椒作亂而死其代子揚爲令尹當在成公末年上距莊二十八年不過五十餘年爾時子揚大約不過二十歲合計前後亦不過七十餘歲其爲一人明矣按之子文之年其爲子文之子又明矣班般同音通假字猶公輸般之稱魯班也楚人雖謂虎爲於菟容或又謂虎爲般俗語一物有數名本不足異觀揚雄方言自見孟堅之言必非無據司馬相如封禪文稱騶虞爲般般之獸亦以騶虞本虎類故耳詩騶虞傳說文皆云騶白虎虞黑文般爲楚人呼虎之方言則其字子揚也與解揚字子虎同矣胡身之未細攷其年因疑班非子文子此又誤分班般爲二人均失之

楚遠罷字子蕩

襄二十七年三十年左傳

罷讀爲播罷播古音相近

罷古音婆說見唐韻正

故借罷爲播也公羊

罷作頗頗之爲播猶波之爲播也

波與播通見左傳波及晉國下

襄二十五

年左傳成公播蕩杜注云播蕩流移失所昭二十六年左傳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亦謂流移也盪與蕩同播或作波莊子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卽播蕩也東海之波臣猶齊策云大魚蕩而失水耳流移謂之播蕩搖動亦謂之播蕩家大人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阨堵波盪與阨堵對文蕩波卽波蕩波蕩猶播蕩耳謹案李善注西京賦曰波

盪搖動也後漢書公孫述傳方今四海波蕩亦謂四海搖動也論語微子篇孔注云播搖也僖三年左傳杜注云蕩搖也駁公羊作頗此正字也左氏穀梁作罷別本公羊作跋見釋文皆同音通假字說文頗頭偏也離騷經王逸注頗傾也廣雅釋詁二頗衰也偏傾衰皆不平之謂故昭二年左傳君刑已頗注云頗不平詩南山傳蕩平易也廣雅釋訓蕩蕩平也名頗字蕩以相反為義改為播蕩迂回甚矣

魯公子彊字子臧

隱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

臧古藏字彊讀曰區說文區踦區藏匿也昭七年左傳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虔注云僕隱也區匿也見釋文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楊倞注云區藏物處蓋所以

覆物者是區為藏也哀十三年公羊春秋盜殺陳夏彊夫左氏穀梁並作夏區夫則二字古通用

駁說文彊弓弩端弦所居也內則注管筆彊也蓋管所以藏筆故與弓弩端藏弦處同名彊為藏弦藏筆之物故以臧為字彊之取義誠由區得但既以彊命名則亦無庸破彊為區矣至彊夫區夫之異則一本字一古假借字也

魯南宮括字子容

仲尼弟子傳

一名韜

論語公冶長篇王注釋文作韜云本又作緇

括者包容之稱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張晏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集解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寬也玉篇韜藏也寬也劍衣謂之韜說文弓藏謂之韜廣雅皆取包容

之義

駮括箭括也字本作楷說文楷矢楷築弦處通作括淮南人
閒訓注括箭也薛綜西京賦注括箭括之御弦者容者射時
唱獲者自隱蔽之物也周禮射人王三獲三容鄭司農云容
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儀禮鄉射禮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
者御矢也韜者射畢藏弓之物也射義曰射者男子之事也
故依于射時所用之物爲名字

楚還呂臣字叔伯

僖二十三年左傳注

呂與旅伯與百古字並通

宣十八年左氏經楚子旅卒穀梁
旅作呂僖三十三年穀梁傳百里

子釋文百或作伯孟子百里
奚韓子難言篇作伯里子

莊二十二年左傳庭實旅百奉

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杜注曰諸侯朝

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
于鄭九獻庭實旅百注曰庭中所陳品數百也是其義

駮伯讀如五官之長曰伯之伯呂臣謂心呂之臣取四嶽佐

禹得國之事爲名字也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大嶽爲禹心

呂之臣故封呂侯膺篆文呂从肉从旅周語祚四嶽國命以

侯伯

注使長
諸侯也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膺以

養物豐民人也又稱四嶽爲四伯

注爲四嶽伯
故稱四伯

是其事也

晉狐偃字子犯

僖二十三年左
傳注晉語注

偃當讀爲隱古字偃與隱通

齊語隱五刃管子小匡篇作偃
五兵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顏

注曰卽
偃王也

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

無隱鄭注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犯犯顏而諫名隱字犯

以相反為義也

駁呂覽蕩兵篇應言篇偃兵高注皆云偃止也吳語以犯獵

吳國之師徒注犯陵也左氏傳若先犯之必奔桓五年蒙皋比

而先犯之莊十年先犯陳蔡僖二十八年先犯胡沈與陳昭二十二年皆

謂以兵侵陵彼也止不相侵即謂之偃矣名偃字犯本以相

反為義但不煩改讀耳

鄭公子魚臣字僕叔宣十二年左傳

魚讀為御古聲魚與御通天官敘官釋文獻音魚本又作魚又音御史記宋世家此言乃公子

魚教潛公謂公子御說也說文御使馬也小雅出車傳曰僕夫御夫也魯

武公子有伯御周語魯大夫有御孫莊二十四年左傳皆以御為名

駁魚馬名也爾雅釋畜馬屬一曰白魚詩駟篇有驪有魚漢

書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孟康云四駿馬之名

說文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名魚臣字僕叔蓋取御者

能使良馬屈服進退如志之意史記宋世家稱公子御說為

公子魚義與此近一名一字也不得破魚為御

楚薦艾獵字叔敖宣十一年左傳

艾讀為弋艾獵即弋獵也古聲艾與弋通爾雅太歲在壬曰

元默弋音史記麻書作橫艾是其例也弋獵者游田之事故字

曰敖說文曰敖出游也

駁艾相也相助也助人田獵即出游矣史記歲陽名稱多與

爾雅不合爾雅以己為屠維史記以戊為徒維爾雅以庚為上章史記以癸為尙章爾雅以癸為昭陽史記以

辛為昭陽爾雅以戊為著雍以辛為重光以壬為元默而史記無此三名史記以己為祝犁以庚為商橫以壬為橫艾爾

雅亦無此三名也元默橫艾直是名稱不同非聲有通假也

魯公尾字施父

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鄭樵氏族略

施讀爲挖

呂氏春秋悔過篇鄭賈人奚施淮南人間說文挖訓作蹇他是施字古讀如他正與挖同音

俗作拖

曳也莊子秋水篇此龜者甯其死爲畱骨而貴乎甯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取曳尾之義故名尾字挖

駁說文施旗兒又云於旌旂之游於蹇之兒旗兒蓋卽指旂

游之貌言之爾雅繼旒曰旒注帛續旒末爲燕尾者公羊宣

十二年傳注繼旒如燕尾曰旒左氏昭十三年傳建而不旒

注旒游也正義云旒是旗身旒是旗尾詩出車傳旒旒旒垂

貌然則旒乃旗尾之名而施卽旗尾之貌矣

楚駢臂字子弓

仲尼弟子傳

弓讀爲肱古字弓與肱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注云今文

弓爲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

駁臂弩柄之名也說文弩弓有臂者也釋名弩其柄曰臂似

人臂也弩爲有臂之弓故以臂弓爲名字史記作子宏通假

字也漢書儒林傳乃作子弓耳

陳諸字伯爰

唐書宰相世系表

諸讀爲堵爰讀爲垣小雅鴻雁篇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云

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徵民起屋舍牆壁百堵同時而起

射義蓋觀者如堵牆牆亦垣也

駁爾雅釋訓諸諸辯也說文諸辯也公羊桓六年傳注其諸

辭也爾雅釋詁爰曰也說文曰詞也諸爲辯論之詞爰爲言

說之辭故名諸字爰

齊公孫竈字子雅

昭三年左傳子雅韓子外儲說篇作子夏

雅讀爲寤寤雅古同聲

雅古音伍說見唐韻正

故寤通作雅玉篇引倉

頤篇曰楚人呼竈曰寤

駁子雅子夏非同音通假乃實係兩字猶子產又字子美也

雅卽祝也周禮笙師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笛而

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

此處脫其中有椎四字誤衍在上文應長六尺五寸下觀樂記及益

稷注自見

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禮記樂記訊疾以雅鄭注雅

樂器名也狀如漆笛中有椎書益稷鄭注祝狀如漆笛中有

椎與樂記注正同可知祝一名雅矣左氏隱五年傳夫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疏引服虔注云巽音木其風清明又引

易緯通卦驗云立夏清明風至祝木音也應立夏之風者也

竈夏月所祀者也故依以爲名字子雅齊人無取楚之方言

況又必破字乃通乎其不然明矣

魯公孫宿字成

哀十五年左傳注

成與城通隱元年春秋及宋人盟于宿杜注曰宿小國東平

無鹽縣也僖二十一年左傳所謂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國

必有城故字城

駁楚辭七諫注夜止曰宿莊子大宗師篇成然寐遽然覺郭

注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釋文引李頤注成然縣解之貌

按上文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釋文引向秀注縣解無所係也

然則成然者睡熟而心無所係累之狀也今俗呼睡熟爲睡

成古之遺言矣夜止所以寐也故名宿字成齊公子固字子城左傳成城兩見則作成者自是城之古假借此無作城之處卽不必以彼例此而以宿國有城爲說也

宋公子何字弗父

昭七年左傳

何讀爲枷

音加

弗讀爲拂

音拂

說文拂擊禾連枷也枷拂也釋名

枷加也加杖于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方言衮自關而西

謂之拂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棹

音勃

按拂之言拂也擊物之名

也說文拂過擊也擊謂之拂故擊禾者謂之拂拂棹聲近故

又謂之棹耳古音何與枷通故枷通作何陳風澤陂篇有蒲

與荷樊光爾雅注引作有蒲與茄

見澤陂正義茄音加

是其例也

枷之爲何

猶加之爲柯也爾雅陵莫大于加陵卽春秋成十七年之柯陵

齊語耒耜枷芟漢書王莽傳

予之北巡必躬載拂韋顏注與說文同

駁古擔荷字作儋何說文何儋也儋何也左氏昭七年傳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此蓋依古語爲

名字所以自儆也

齊田廣字駢

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慎子曰田駢名廣

駢讀爲萃春官車僕掌廣車之萃萃車之萃

釋文萃薄經反又薄田反鄭

注云皆兵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

隱之車也春秋傳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

也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爲

駢車

釋文駢薄經反

按廣與萃皆兵車之名故名廣字萃

駁說文駢駕二馬也引申其義則凡物連并皆稱駢莊子駢

拇篇釋文引廣雅云駢並也司馬彪云駢拇謂足拇指連第
二指也史記管蔡世家欲觀其駢脅集解引韋昭云駢者并
幹也凡物連並則廣矣此義甚明不煩改字

齊梁邱據字子猶昭二十
年左傳

據讀爲遽猶讀爲輶遽也輶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雅遽
傳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且使遽告于鄭吳語徒遽來告孤日
夜相繼杜韋注並云遽傳車也昭二年左傳子產懼弗及乘
遽而至則遽爲車之最速者遽者疾也車輕行疾故謂之遽
也爾雅輶輕也說文輶輕車也秦風駟鐵篇輶車鸞鑣毛傳
與爾雅同

駘猶獸名也爾雅釋獸猶如麕善登木說文猶獲屬一曰隴

西謂犬子爲猶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尸子云五尺犬爲猶是

犬及似犬之獸

爾雅麕狗足鹿即麕之或
體猶狀如鹿似大明矣

皆有猶名禮記投

壺注晏子時以罰梁邱據釋文據本又作處處即虞字之誤

亦獸名也爾雅釋獸虞迅頭郭注今建平山中有虞大如狗

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擲人獼類也說

文引司馬相如說以虞爲封豕之屬與郭注異蓋亦猶猶之

有二說矣邵二雲爾雅正義云高誘淮南注以梟羊似遽類

遽即虞也

今檢淮南注未見此文未審何據據邵
釋遽爲虞則此語必確是漢人注義也

初學記二

十九引說文鸛鸛一曰梟羊如鹿善登木

今本說文
無此五字是梟羊

似猶亦獼類也虞亦獼類皆似犬之猛獸故注家有梟羊似
遽類之文子猶之名當以禮記釋文所載作虞之本爲正遽

據皆康傳寫通假字史記魯世家稱為子將蓋又是一字將

古獎字

漢書衡山王賜傳皆將養勸之顏注云將讀為獎

說文獎喉犬厲之也从犬

將省聲獎為使犬之名猶康為似犬之獸故依以為名字

宋樂轡字子蕩

襄六年左傳

蕩讀為鞵廣韻鞵

與章切

馬額上鞵鞵

則古切

勒名

說文勒馬頭絡銜也

按

鞵勒之在額上者也疑即詩鉤膺鏤錫之錫字或從革耳廣

韻錫

與章切

馬額飾聲義正同轡與勒相近故名轡字鞵鞵與

蕩聲相近故通作蕩鞵之為蕩猶賜谷之為湯谷也

史記五帝紀索

隱

駮詩車牽六轡如琴箋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

有和也皇皇者華六轡如絲傳言調忍也六轡既均傳均調

也如琴如絲皆以樂聲之緩急均調況轡動之緩急均調也

禮記郊特牲滌蕩其聲注滌蕩猶搖動也御馬者搖動其轡

猶調樂者搖動其聲故以蕩轡為名字蕩轡猶振轡

孫綽蘭亭後序

云振轡于朝市晉書地理志云黃帝崑崙振轡

今世乘馬之法兩手分持馬韁搖動

而前縱之馬即飛奔名曰放轡放即蕩也

齊公子于字且

哀六年左傳南郭且于杜注且于齊公子鉏也案且與鉏通鉏其字也于其名也文十一年傳

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且于

于讀為芋且讀為菹

釋文且于餘反聲與菹相近

說文菹酢菜也士喪禮

甋豆兩其實葵菹芋羸醢鄭注云齊人或名全菹為芋公子

齊人故取以為名字與

駮且于莒邑名左氏襄二十三年傳齊侯襲莒門于且于即

其地鉏卽且于之合聲此分且于爲二殊誤又按王氏于古人二名者多強分爲名字如南宮長萬之稱宋萬解張之稱張侯此二人者正猶巫臣之稱屈巫重耳之稱晉重展與之稱莒展樂祁犁之稱樂祁皆實係二名但有省稱耳不得誤指爲名字連言也至如公子高祁公子欒堅孟施舍公子捷菑公南楚則更無互見分合之處王氏皆強分而曲爲之說且于之分誤最明顯故特出而正之並備論其失于此

鄭公子平字子豐

春秋世族譜

平疑當作年隸書年字成作丰

見北海相景君銘及孔龢碑

與平相似而

誤名年字豐取豐年之義也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亦以年爲名

駁平豐皆席名也書顧命敷重底席馬注底青蒲也僞孔傳

底蒨葦按禮記閒傳注葦今之蒲葦說文蒨蒲子可以爲平

席也釋名蒲平

今本誤作蒲草也此從太平御覽所引

以蒲作之其體平也馬

訓底爲青蒲葢以底爲蒲平故僞孔本以爲說蒲平以席之

平得名自當以作平者爲正作葦者後人誤以爲草名而妄

加艸也顧命又云敷重豐席王肅及僞孔皆以豐爲莞鄭注

則以底席爲篋織致席豐席爲刮漣竹席

漣書疏引作漣誤今從孫淵如說改

以底豐爲席名不以爲草名與馬王異說今攷蒲之名底莞

之名豐實所未見鄭義爲優矣

秦秦祖字子南

仲尼弟子傳

祖讀爲楚聲近假借也荆楚之楚通作祖猶詩衣裳楚楚之

楚說文引作黽也

祖黽皆以且為聲

秦祖字子南猶游楚之字子南

也或曰祖讀為沮漢書地里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所

出東至郢入江字或作睢定四年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

雲中哀六年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杜注云四水在楚界故

字子南

駁說文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尚書大傳南者何也任方

也任方者物之方任白虎通五行篇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

懷任也淮南天文訓南呂者任包大也是南之本義為任

古妊

字萬物懷任于南方因以南其為方之專名矣祖為子孫之

始南為萬物之始義自相近必不拘于南方之國名水名而

改字也

齊東郭牙

呂氏春秋重言篇

字垂

說苑權謀篇

牙讀為圉

牙古讀如吾與圉聲近而通

爾雅圉垂也孫炎云圉國之四垂

也

詩桑柔正義

駁禮記玉藻佩玉有衝牙疏引皇氏云衝居中央牙是外畔

兩邊之璜大戴禮記保傅篇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盧注

衝在中牙在傍是牙為佩玉下垂兩半璜之名曲禮立則磬

折垂佩佩玉常垂牙又佩玉之在下者

荀子富國篇注垂下也

故名牙

字垂

宋公子圍龜字子靈

成五年左傳

圍讀為違同聲假借也

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管子形勢

篇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宋本作圍

表記不廢日月不違龜筮違龜猶違卜也

大誥曰王害不違卜是也靈猶神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春官龜人天龜曰靈屬爾雅龜俯者靈

駁莊子人閒世絜之百圍釋文引李頤注云徑尺爲圍白虎通著龜篇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尺士六寸是龜之大者不過尺二寸龜體狹而長分其長以益其狹長尺二寸者徑實不過一尺爾雅釋魚二曰靈龜注云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瑋瑋俗呼爲靈龜卽今蜃蟪龜一名靈蟪能鳴初學記引廣志云蜃蟪形如龜出交州山龜在山上食草長尺餘由是言之靈龜卽天子所用之龜龜之最大者也以其圓徑一尺故有圍龜之名楚有鬬韋龜見昭四年左傳韋古圍字漢書成帝紀大木十韋以上皆取靈龜之名

以爲名也古人最重卜筮表記大誥明云不違何得轉有取于違龜耶

越文種字禽

呂氏春秋當染篇注

種讀爲雖玉篇雖

充輦切

雀也廣韻雖小鳥飛也故字禽

駁禽者鳥獸通名

說詳曲禮疏

人以族姓分禽以種類別故名種

字禽

晉寺人勃鞞字伯楚

晉語

一名披

僖五年左傳按勃鞞之合聲爲披

補自此以下皆王氏有錄無說者淮南天文訓賁星墜而勃海決注勃大也說文鞞革履也勃鞞卽大革履之名史記晉世家又稱爲履鞞履當讀如登臺履薪之履亦披之合聲禹貢唯荆楊二州貢齒革羽毛攷荆州及楊之東境皆古楚地

故左氏傳晉文公對楚子云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蔡聲子對楚子木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春秋時言革必推楚產則革履亦必以楚革所爲爲最故字伯楚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

僖八年左傳

補爾雅釋畜馬屬一曰白驪二曰白魚注似魚目也詩曰有

驪有魚馬具魚目神駿之狀故漢書西域傳贊以魚目爲駿

馬之名邵二雲見釋文引倉頡篇云驪目病也

此自指人目病言之馬名

說文本作驪爾雅作驪通假字也

遂以馬目白爲病誤矣禮記曲禮在醜夷

不爭注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詩桑柔傳夷平也疏

云夷是齊等之言魚馬二目俱白異于驪馬故名目夷言二

目皆如是猶等夷之無別爾

魯公子買字子叢

僖二十八年左傳

補買鳥名也離騷經恐鵩鳩之先鳴兮王逸注鵩鳩一名買

鵩漢書楊雄傳徒恐鵩鳩之將鳴兮注鵩鳩鳥一名買鵩一

名子規卽其物字或作鵩廣雅鵩鵩子規也古者物名經籍

互見多繇省不同蓋聲有長短轉合之殊語有五方中國之

別其名稱非爾雅方言諸書所能盡故二名之物多單稱之

如龍古之稱龍

爾雅紅龍古詩山有扶蘇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龍卽龍之古假借

篇蓄之稱

篇

爾雅竹篇蓄楚辭九章解篇薄與雜菜兮注篇篇畜也畜古蓄字

芎藭之稱芎

楚辭九歎楚芎棄于

洲澤兮注

杜若之稱若楚辭九歌華采衣兮若英注若杜若也

蝶蛭之稱蛭蛭

蛭之稱蛭

爾雅蝶蛭蛭蛭蛭詩正月胡爲虺蛭蛭蛭蛭也

孔雀之稱孔

楚詞七諫鸞皇孔鳳注孔

也孔雀不可枚舉皆省稱也買鵩之稱買亦此例矣淮南俶眞

訓注聚木曰叢周禮大司徒注叢物萑葦之屬叢是草木聚生之處鳥所棲止故孟子離婁篇云爲叢毆爵者鷓也

楚公子嬰齊字子重

宣十一年左傳注

補齊古臍字左氏莊六年傳若不早圖後君噬齊注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史記封禪書天齊淵水居臨菑山下者索隱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並出有異于常言如天之腹齊也玉篇女部引倉頡篇云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人始生曰嬰兒嬰齊蓋謂嬰兒方震適當腹齊也重者孕也詩大明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說苑修文篇取禽不取麝卵不殺孕重者漢書匈奴傳孕重墮殞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懷孕者身中復有一身故有重名矣

楚公子貞字子囊

成十五年左傳注

補貞之與囊義頗不相應求之本字及古假借均不能通不得不以聲近字爲說矣貞蓋楚俗方言呼膾之聲轉也據檀弓鄭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疏云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左氏哀十四年傳注云承音懲蓋楚言疏云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今以音近求之貞之于膾正猶陳之于陵承之于懲說文膾囊也離騷經王逸注幃謂之膾膾香囊也

說文幃囊也

後漢書儒林傳序大則連爲帷

蓋小乃制爲膾囊則又以膾膾音近而假膾爲膾矣

鄭良霄字伯有

襄十一年左氏經注

補爾雅雨霓爲霄雪

雪字衍文

說文霄雨霓爲霄齊語也霓卽霞

之或體說文霰稷雪也霰或从見詩頌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箋將大雨

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雨霰爲大雪之漸猶履霜爲堅冰之漸冰雪皆陰勝陽之象故古人以霜霰喻危機之萌而致戒焉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霄爲雪漸有類危機故比于日月之食而以有爲字

鄭罕嬰齊字子齏昭十六年左傳注

補齏說文作齏云齒差跌兒春秋傳鄭有子齏淮南要略注嬰繞抱也差跌是不齊之貌嬰齊蓋言齒繞抱口中皆齊也名嬰齊字齏以相反爲義與楚子重雖同名而取義各別

楚伍員字子胥昭二十年左傳注

補詩正月員于爾輻傳員益也爾雅胥相也胥字兼相見輔相二音二義故胥又有輔義方言六胥由輔也吳越曰胥廣雅釋詁二由胥輔助也求賢自輔所以致益故論語曰以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車棄其輔無益于載故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

魯季公亥字若昭二十五年左傳

補說文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亥古荄字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

陰陽至亥而起艸緣荄而萌二者正相似故未造荄字時卽假亥爲荄觀荄以亥爲聲而亥反以荄爲義自見爾雅釋艸荄根注俗呼韭根爲荄大平御覽九百七十六引通俗文云韭根曰荄是郭注所本究之荄實通名不必泥于韭根之俗稱也禮記少儀爲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本卽荄絕

而去之固擇菜者之要務爾

宋樂祁字子梁

定八年左傳

補昭二十七年定六年經並作樂祁犁

三傳同

左氏傳作樂祁

此省稱耳當以經文爲正詩七月傳元鳥箋皆云祁祁眾多也犁說文作犂云耕也祁犁蓋取耕者眾多之意猶云十千維耦也梁古梁字素問生氣通天論通評虛實論腹中論膏梁皆作高梁說文梁米名也从米梁省聲

衛公孫彌牟字子之

哀十二年左傳注

補呂覽貴生篇論人篇注皆云彌益也謹聽篇牟而難知注牟猶大也淮南詮言訓善博者不欲牟大平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此文並注云牟大也進也

今本無此注蓋許注也

彌牟蓋取益大

之意說文之出也象艸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是之本艸枝莖出地益大之名引中之則自此往彼亦謂之之名彌牟字之蓋以此也又廣雅釋訓牟牟進也與御覽所引淮南注同牟訓進與之訓往義亦近

齊顏涿聚字庚

哀二十三年左傳注

補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

本或作顏濁鄒○說苑正諫篇亦作燭雛

晏子春秋

外篇作燭鄒淮南汜論訓作喙聚喙蓋啄之誤字

說文啄鳥食也

與燭通爾雅釋鳥生哺鷇生燭雛是也燭雛卽啄雛涿燭濁燭皆啄之通假聚鄒皆雛之通假據方言八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則雛鷇皆鳥子通稱爾雅之分互文則異耳啄雛之名蓋泛指啄食之鳥子不必專屬生而能啄之雛也庚蓋倉

庚之省稱又孟子萬章篇于衛主顏讎由史記孔子世家作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此自是衛人其名當以孟子爲正史記蓋傳寫聲誤與此無涉

宋樂棧字子潞

哀二十六年左傳

補說文云棧艸葉多字義與潞不相應疑棧當作伐緣晉有糴棧而誤也

詩泮水其旂棧棧釋文本作伐伐亦當以棧爲伐字之誤

伐卽參伐公羊昭

十七年傳伐爲大辰注伐謂參伐也伐與參連體同實而異名故詩小星維參與昴傳云參伐也左氏昭元年傳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注云大夏今晉陽縣說文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今按晉陽卽今大原府大原縣潞縣卽今潞安府潞城縣春秋宣

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卽其地皆晉地也參爲晉星故名伐字潞

晉士蔦字子輿

晉語注

補方言三蔦化也注蔦音花按蔦卽古花字郭音極是古音爲化同讀如訛故从爲化得聲之字多通用如南訛之作南僞卽其例草木著花非所本有忽有忽無有似人爲更同物化故字作蔦而方言訓爲化廣雅釋詁三蔦七也七卽古化字釋草又云蔦花華也蔦花卽蔦之或體矣

後漢書張衡傳百卉含蔦注引

張揖字詒云蔦古花字也據此可知蔦蔦花卽一字

說文蔦艸也今徧按書傳蔦艸形狀及其別名絕不可攷見證以方言廣雅當是艸下脫去華字耳蔦爲古花字故春秋時有蔦姓後世無蔦姓有花姓矣

輿卽芻輿之省稱芻輿一名藹車見爾雅有花之香草也太平御覽

引廣志云藹車香味辛生彭城高數尺黃葉白華

晉祁奚字黃羊呂氏春秋去私篇注

補奚古驥字爾雅釋畜馬屬前足皆白驥釋文驥郭音雞舍

人本作雞劉邵趙都賦所稱良馬奚斯文選赭白馬賦注引淮南道應

訓所稱雞斯之乘卽爾雅之驥也斯白也詩有免斯首箋卽指其前

足皆白言之黃羊卽爾雅之獐羊黃腹之羊也驥及黃羊皆

畜類以爲名字猶晉卻豹之字叔虎羊舌虎之字叔羆楚成

熊之字虎皆取獸類爲名耳

齊誰人巫字易牙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賈逵左傳注

補巫卽醫也說文醫治疾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淮南說山

訓注醫師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廣雅釋詁四醫巫也說文齕

斷腫也齕齒蠹也齕齕或从齒史記倉公傳齕齒病得之風

及臥開口食而不漱是人之齒牙亦常有疾詩甫田禾易長

畝傳易治也易牙蓋治牙疾之謂醫者之事也大戴禮保傅

篇論衡譴告篇皆作狄牙通假字

魯孔箕字子京史記孔子世家

補箕所以齕穀者也說文箕齕也詩小東維南有箕不可以

齕揚京所以藏穀者也說文圜謂之圉方謂之京廣雅釋宮

京倉也史記倉公傳見建家京下方石集解引徐廣云京者

倉廩之屬也

魯冉雍字仲弓以下並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皇清經解賣扁駁春秋名字解詁

補雍卽雝之隸省禮記樂記引詩肅雍和鳴而釋之曰雍雍和也名雍字弓蓋取和弓之意攷工記工人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又云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此作弓者之和弓也又云和弓數摩注和猶調也數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此用弓者之和弓也

武城澹臺滅明字子手

補公羊隱五年傳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淮南時則訓執干戚戈羽注羽舞者所持翽也詩君子陽陽傳翽翽也翽也爾雅釋言翽翽也注舞者所以自蔽翽是羽翽爾雅作翽說文作翽卽一

字 翽翽卽一物矣周禮鄉師先鄭注翽羽葆幢也釋名翽

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羽葆幢之狀陶陶下垂故可以自蔽翽而名翽翽者掩障之名也莊子應帝王篇已滅矣已失矣釋文引崔注云滅不見也荀子臣道篇而滅其功注滅掩沒也滅明蓋指舞者持羽自掩障不見光明言之

江東矯疵字子庸

補漢書儒林傳作魯橋庇子庸橋矯通假字疵卽庇之誤字也庸古傭字楚辭懷沙固庸態也王逸注庸厮賤之人也漢書屢言庸保皆以庸爲役力而受雇值之名一切經音義六引蔡邕勸學注云傭賣力也賣力而役于人卽寄于其家方言二庇寓寄也齊衛宋魯陳晉汝潁荊州江淮之閒曰庇或曰寓

淳于光羽字子乘

補方言六飛鳥曰雙鴈曰乘詩韓奕箋光猶榮也內則注羽雁也光羽蓋謂鴈獨名乘于羽鳥中獨有光榮也

魯公夏首字乘

補詩七月亟其乘屋傳晉語卻叔虎將乘城注皆云乘升也釋名乘陞也登亦如之也禮記郊特牲升首于室注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墉下尊首尙氣也此蓋取升首之義

魯縣成字子祺

上與榮旂字子祺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祺三字

補爾雅說文皆云祺吉也詩標有梅天保傳說文皆云吉善也禮記檀弓王制少儀注皆云成猶善也成祺義近不必以字子祺三字爲誤衍

衛廉絜字庸

補絜矢名也守城所用周禮司弓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注絜矢弩所用也庸古墉字詩崧高以作爾庸傳庸城也說文墉城垣也

魯公西蒧字子上

上與公西與如字子上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上三字

補蒧蓋箴字之誤隸書从竹从艸之字多混寫無別因譌蒧爲蒧爾書盤庚馬注箴諫也左氏襄四年傳命百官官箴王闕襄十四年傳工誦箴諫周語師箴是箴爲自下刺上之稱中庸鄭注上謂君也亦不必以字子上爲誤衍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七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經述一

慈谿林頤山晉霞著

釋井田一

漢書溝洫志變史記河渠爲溝洫而文選吳都賦四野畛畷劉淵林注云舊井田間有徑有畛漢魏時井田之制雖亡其溝洫徑畛容或有存者鄭君注周禮又得據目驗而知自賈疏誤解鄭注乃分遂人溝洫爲夏貢溝洫法小司徒匠人溝洫爲殷助井田法後儒欲求其法不可得遂至竄改鄭注而人自爲說家自爲書悉紕繆而難以究詰蓋鄭君匠人注以爲夏用貢法殷用助法周徹卽通用夏貢殷助法夏殷周貢助有遷改井田之溝洫斷不可以遷改後儒執賈疏之成見猶謂井田自井田溝

洫自溝洫造都鄙則變爲井田制鄉遂則變爲溝洫果如其說則殷人七十而助胥天下而界以井田周之繼殷王畿之鄉遂例於諸侯之都鄙舉一切五溝五涂最大者廣深十餘尺最多者縱橫千萬行乃無故而堙之塞之易一地而仍復疏之濬之豈有制禮如周公而勞民傷財興此無益之大役直較暴秦開阡陌而不如矣其誤一通典食貨三昔黃帝始經土設井雖有此說而古籍無徵若依小司徒鄭注義則井田斷自夏禹始論語泰伯禹盡力乎溝洫集解引包注據匠人井田法以解禹時溝洫書臯陶謨濬畎澮距川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約匠人井田法以解禹時畎澮川詩小雅信南山維禹甸之鄭箋禹甸爲六十四井左哀元年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小司徒鄭注引左傳以爲井牧之法書禹貢厥賦惟上上錯此云賦者指夏之貢法言正義引鄭注又有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明是夏禹以井田制貢法而井田法外別無溝洫法當夏禹時始制貢法既用井田法則周禮鄉遂仍用夏貢法何獨不可用井田法而必別用溝洫法以改井田之舊乎其誤二小司徒鄭注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匠人鄭注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所異者采地用殷助法有公田計井授田鄭注必舉井田言鄉遂用夏貢法無公田計夫家以授田遂人鄭注自毋庸舉井田言亦未嘗以井田法與溝洫法並言且遂人鄭注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既是約匠人井田法匠人注遂上亦有徑亦卽遂人所云遂上有徑者又遂人鄭注

都之野涂既是小司徒都鄙制井田法小司徒注立其五溝五塗之界亦卽遂人所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等五溝五涂者設井田法外別有溝洫法鄭注不應誤合爲一法則賈疏顯與鄭注相背矣遂人鄭注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與匠人井田法互相發明賈疏乃云井田法溝澮稀少溝洫法溝澮稠多詎知步畝限以定制溝澮稠多有何餘地之可容耶又遂人鄭注九而方一同井田法九夫爲井凡遂溝洫澮悉御以九賈疏乃云十澮十洫九澮詎知古者積算之數皆用整以御畸零亦何得忽焉而用十又忽焉而用九遂人鄭注九澮而川周其外井田法一同九澮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匠人賈疏乃云溝洫法九九八十一澮詎知九澮猶須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而九九八十一

澮雖極一同九萬夫竭作不出田稅以治澮亦仍不足其九倍之數其誤三賈疏申鄭注既有此三誤而益信匠人鄭注所云夏貢殷助周徹其井田之制歷夏殷周而未有遷改故雖注引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勗周人百畝而徹其所以五十七十百畝異制者未詳解詁猶幸書禹貢正義引鄭注佚文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又王制正義引作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惟少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一句由是推之夏后氏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夫稅十畝五夫稅五十畝故曰五十而貢殷人通率九州一井

三才圖會卷之三
稅七夫夫稅十畝七夫稅七十畝故曰七十而助周人通用夏
貢殷助法若用貢法無公田九家同井則墾田數少用助法有
公田八家同井則墾田數多因無通率之可言而單就一夫受
田百畝言故曰百畝而徹其故由於夏禹時水土初平民數稀
少開墾田畝之數亦少殷以後民數漸多開墾田畝之數亦多
試以夏貢殷助開墾田畝核其戶口實數乃置夏貢通率一井
所稅五十畝以九家乘之八家除之得所稅田五十六畝二五
爲設言夏用助法之數與殷相較其差若七十畝與五十六畝
二五又置殷助通率一井所稅七十畝以八家乘之九家除之
得所稅田六十二畝二二有奇爲設言殷用貢法之數與夏相
較其差若五十畝與六十畝二二有奇續漢郡國志劉注引帝

王世紀禹平水土爲九州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
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
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殷
因於夏其間損益書策不存世紀僅載夏民墾田戶口而殷則
闕而不詳無以證夏殷墾田戶口之差數姑錄之以廣異聞云

釋井田二

或有難者謂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以達於畿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鄣之田千夫二鄙之田
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

於國都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而匠人則云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君依匠人井田法遂溝洫澮以注遂人之遂溝洫澮而匠人九夫爲井以九起數遂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乃以十起數不以九起數顯與匠人異制鄭注無明文可據果又有何說以申之曰鄭君先注禮後箋詩箋足補禮注所未備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耜十千維耦箋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實與遂人注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相發明詩言終三十里亦服爾耜十千維耦實卽萬夫之耦分作一部爲遂人等吏之所主詩箋必引遂人云云者乃因耦耕分部而治五溝之遂溝洫澮川五塗之徑畛涂道路遂人爲井田法計耦耕九夫數奇不成耦十夫始得成爲耦自然與匠人九夫爲井不同前篇訂三誤以駁賈疏此復立三證以申鄭注其一爲耦耕之時卽治五溝五塗之時周語上農祥晨正土乃脉發注晨正謂立春之日農書曰耕者急發又云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注疆竟畔界也耨

鋤屬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
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正義遂人職文
據此知井田之五溝五涂遂人率耕耦之夫以治之當在孟春
之月立春以後矣此其可證者一也其二爲耦之部卽治五溝
五涂之部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以待有司之政令注鋤者里
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詩噫嘻箋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
之正義釋之云吏皆以大夫爲之又引遂人注云云因釋之云
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鄧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
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縣與公邑采地共爲部據此知里
宰合耦以待遂人等政令而遂人掌六遂一遂五縣六遂三十
縣分爲七部有半合公邑采地足其數以成八部每部以一吏

之爲大夫者主之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大夫六遂中大夫六人
併二人六人爲八人適足八都之數率耕耦之眾以治五溝五
涂其廣深尺尋仞則匠人經營其工役矣此其可證者二也其
三爲遂人因耦耕以治五溝五涂之制卽匠人所治五溝之制
噫嘻正義遂人注又言以南晦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從遂
必注於橫溝南北九遂東西九溝從洫必注於橫澮南北九洫
東西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
地形而流非於萬夫外必有大川遶之據此知孔正義所用六
朝人周禮舊疏義止有井田法別無溝洫法遂人匠人乘耦耕
時治井田之九遂九溝九洫九澮而遂人就耕耦言二五得十
是耦數十夫成耦九夫不足以成耦二耜爲耦旣以十夫爲之

推此而百夫千夫萬夫其數亦悉御以十匠人就井田開方言
三三得九是方數九夫爲井十夫不可以爲井力里而井旣以
九夫爲之推此而九遂九溝九洫九澮其數亦悉御以九九夫
爲井夫間有畝以注於遂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不言
有畝者舉遂徑以該畝也井十爲通通間九遂九十夫有九遂
以注於溝十夫亦得有一遂以注於溝故遂人云十夫有溝溝
上有畛不云有遂徑者舉溝畛以該遂徑也通十爲成成間九
溝九百夫有九溝以注於洫百夫亦得有一溝以注於洫故遂
人云百夫有洫洫上有涂不云有溝畛者舉洫涂以該溝畛也
成十爲終終間九洫九千夫有九洫以注於澮千夫亦得有一洫
以注於澮故遂人云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不云有洫涂者舉澮
道以該洫涂也終十爲同同間九澮九萬夫有九澮以注於川
萬夫亦得有一澮以注於川故遂人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不
云有澮道者舉川路以該澮道也此成間緣邊一里同間緣邊
十里因耦耕而兼治五溝五涂其餘因耦耕而單治五涂者也
若匠人爲溝洫則成間緣邊一里同間緣邊十里單治五溝不
兼五涂故云同間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緣邊十里治澮洫
溝遂不云洫溝遂者舉澮以該洫溝遂也又云成間爲之洫方
十里爲成成間緣邊一里治洫溝遂不云溝遂者舉洫以該溝
遂也又云井間謂之溝此井字卽指成間緣邊一里里各一井
言匠人言助法不言貢法井之中間爲公田不受夫家緣邊面
各一夫治溝遂不言遂者舉溝以該遂也再證以小司徒鄭注

四邱爲甸讀如衷甸之甸甸之言乘司馬法通十爲成革車一乘成方十里四邱止有方八里若非以緣邊一里治洫溝遂通之則匠人與小司徒司馬法皆相背矣且以四都爲采地百里之國司馬法終十爲同革車百乘同方百里四都止有方八十里若非以緣邊十里治洫溝遂通之則匠人與小司徒司馬法又皆相背矣此其可證者三也今依遂人注以南晦圖之一井九夫夫各以畝壘爲界井十爲通南北九遂從遂皆注於橫溝通十爲成東西九溝橫溝皆注於從洫成十爲終南北九洫從洫皆注於橫澮終十爲同東西九澮橫澮皆注於自然川其四畔則自然川周其外竊意孔正義遂溝洫澮從橫以九可據此以訂正賈疏十溝十洫八十一澮之誤尤愛其此皆設法耳

一語始悟賈疏釋鄭注嘗云據大較而說或云皆判而言或云欲開悟後人聊以是爲算法而遂人匠人鄭注所稱井田溝洫非真有方百里爲同之田疇足以容五溝五涂而絕無畝斜者也豈獨川爲自然之物隨地形而流不得方折以匝之耶

釋井田三

難者又謂小司徒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治洫治澮所需夫井之數多寡錯出果

又有何術以御之曰自來解經通例舉小不足以該大舉大則足以該小鄭注有然卽非鄭注亦何獨不然周禮遂人治野具有遂溝洫澮今小司徒鄭注單言治洫治澮不及治溝治遂者舉治洫而治溝治遂可以該舉治澮而治洫治溝治遂可以該方十里爲一成百井成之中間容一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置一成百井減六十四井餘緣邊面各一里三十六井爲治洫治溝治遂所免之田稅猶未及治澮所免之田稅則知鄭注舉治洫之小不足以該治澮之大也方百里爲一同百成萬井同之中間容四都方八十里八八六十四成六千四百井以一成三十六井乘之得二千三百四井旣爲治洫治溝治遂所免之田稅又置一同萬井減四都六千四百井餘緣邊面各十里三十六成三千六百井亦卽爲治澮治洫治溝治遂所免之田稅則知鄭注舉治洫之大足以該治溝治遂之小舉治澮之大并足以該治洫治溝治遂之小也故雖匠人鄭注簡略不詳而小司徒鄭注已詳於前自宜以兩條鄭注互足其義而澮洫溝遂所治實積所免田稅之通率差率及所以差之之理鄭注止舉大數亦未始不一一相合耳今依詩周頌噫嘻正義以南畝圖之方百里爲一圖一同百成縱橫環之以川川上四面皆有路其橫則長百里者九澮澮上有道一澮二道九澮十八道橫澮皆注於同外之縱川川上之路爲澮流所斷當施橋梁以濟人行其縱則長百里者九洫成十爲終終間長十里者九洫終十爲同同間長十里者九十洫今以長百里言之則仍止有九洫涂倣此上有涂一洫二涂九洫十八涂縱洫皆注於同內之橫澮澮上之道

為洫流所斷當施橋梁以濟人行不注於同外之橫川以川上之路障之也方十里為一

圖一成百井東西兩橫夾之以澮澮內皆有道南北兩縱夾之

以洫洫內皆有涂其橫則長十里者九溝一溝二畛九溝十八

畛橫溝皆注於成外之縱洫洫上之涂為溝流所斷當施橋梁以濟人行即同問緣

邊一成夾以一川一洫亦注於成外之縱洫不注於同外之縱

川以川上之路障之也其縱則長十里者九遂井十為通通間長一里者

里者九十遂今以長十里言之則仍止有九遂徑倣此遂上有徑一遂二徑九遂十八徑

縱遂皆注於成內之橫溝溝上之畛為遂流所斷不注於成外

之橫澮以澮上之道障之也即同問緣邊一成夾以一川一澮亦注成內

之橫溝不注於成外之橫澮同外之橫川以川上之路障之也通計一同

長百里者九澮十八道九洫十八涂一同方十成成間長十里

者九溝十八畛九遂十八徑同間長百里者九十溝一百八十

畛九十遂一百八十徑然方百里為同方十里為成止言夫家

所受田晦實數而五溝五涂不在數中也若欲求其密率鄭注

所釋五溝五涂猶在三分去一之中載師鄭注以山陵林麓川

分去一遂人鄭注釋五溝五涂亦主三分去一之說假必先考

如六鄉地居四同三分去一止得二同又三分同之二必先考

鄭注五涂之廣始可求鄭注五溝之長依鄭注考得路廣四丈

五尺道廣三丈涂廣一丈五尺遂人注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

內八尺又云軌謂徹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輻內二寸半

輻廣三寸半輻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併之得七

寸兩邊各加七寸倍之得一尺四寸加六尺六寸適得八尺輪

人注載長三尺二寸輻外一尺九寸今徹廣八尺中已減輻外

輻與金轄之間一寸止餘一尺八寸兩邊各餘一尺八寸倍之

得三尺六寸加八尺得一丈一尺六寸輪人注軹轂末也兩軹

之廣凡丈一尺六寸而軸出轂外所以設輦者鄭注絕無明文

以意約之兩邊各加二寸則車軸通長得整數一丈二尺阮元

車制圖解引鄭注軸長丈尺乃參合己意以推算非鄭注原文也今約鄭注軸長一丈二尺而涂容一軌約兩邊各餘一尺五寸以便人讓車行得整數一丈五尺為涂之廣以二乘得三丈為道之廣以三乘之得四丈五尺為路之廣

又以縱路縱塗縱遂縱徑之廣加入橫溝之長橫道橫溝橫畛之廣加入縱遂之長畛之廣不加入者以其廣在田畛中推得同間澮長十八萬一千五百十二尺韓詩外傳四廣長三百步為一里小司徒注司馬法六尺為步三十六一千八百尺一同百里十八萬尺橫澮注於縱川兩頭各一路路廣四十五尺二路有路澮必由路下以注縱川兩頭各一路路廣四十五尺二路得九十尺縱澮注於橫澮一澮二涂涂廣十五尺二涂三十尺澮廣八尺併之得三十八尺以九乘之得三百四十二尺縱遂

不注於橫澮為澮上之道所障一遂二徑徑廣五尺二徑十尺遂廣二尺併之得十二尺以九十乘之得一千〇八十尺然則橫澮當加縱路九十尺縱澮縱涂三百四十二尺縱遂縱徑一千〇八十尺併之得一千五百五十二尺合百里十八萬尺即得澮長澮廣深方積二百二十四尺匠人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真數澮廣深方積二百二十四尺禮記祭義鄭注七尺曰仞王肅以八尺為仞則與尋無別今依鄭注二尋十一澮實積四千六尺二仞十四尺兩數相乘即得廣深方積一澮實積四千〇六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八尺以澮長乘廣深方積九澮總積三億六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尺以九乘之即同間澮長十八萬二千七百尺路不須加以其不注於橫澮也縱澮必由道下以注橫澮一澮二道九澮十八道澮廣三十尺以十八乘之得五百四十尺橫澮注於縱澮一澮二澮澮廣十尺二澮二十尺然則縱澮當加橫道五百四十尺橫澮橫澮二澮一百六十尺併之得二千七百尺澮廣深方積六十四尺匠人廣八尺謂之澮兩數相乘即得廣深方積一澮實積一千一百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乘即得廣深方積

又以差率差之假令治洫溝遂與治澮等積則治洫溝遂所免田稅與治澮所免田稅若一千井與七百五十五井二五五八

一率治洫溝遂所免田稅○八百三十三井六六六八二率治澮所免田稅○六百二十九井六三一七三率治洫溝遂所免田稅一千○○井○○○四率治澮

所免田稅○七百五十五井二五五八又求其所以差之之

理據泰西重學以釋之泰西艾約瑟重學二十流質重學論川中水流凡水流上面速於下面中流速於兩邊因底及兩岸有面阻力田間水道遂小於溝溝小於洫洫小於澮小則底及兩岸之面阻力大而水流之速率減穢濁爲面阻力所阻治洫溝遂所免田稅之遂所以大於治澮也澮之水道大於洫溝遂大則底及兩岸之面阻力小而水流之速率增穢濁不盡爲面阻力所阻治澮所免田稅之數所以小於治洫溝遂也鄭君囊括網羅事事務求宏通本傳載其傳經餘緒兼通九章術爲後漢時所傑出匪特方田等章洞悉原委卽近今流質重學地面阻力水流速率雖據大較而說亦早已略見及此矣方知中土人材困於不試合古今而同慨豈真遜於泰西之學耶

釋賦稅一

漢書刑法志殷周已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已足食賦已足兵食貨志上殷周之盛民受田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證之經典稅外又有賦惟春秋公羊傳何注言之較詳假令漢志用公羊等今文說則公羊昭元年何注以十井爲一乘刑法志論井田之軍賦不應用司馬法六十四井爲

一乘左成元年經正義司馬法祖述周禮由是知漢志用劉子駿等周禮古文說本司馬法稅外又有賦先鄭不與後鄭異義賈疏申先鄭義乃合田稅軍賦爲一者誤也然先鄭舊注闕佚不完正可因漢志及載師賈疏引許異義周禮古文說以考其大略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注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先鄭於關市山澤無注文可證其注幣餘爲百工之餘者大約如漢代之訾算漢景紀訾算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乃是百工餘財應出之賦也其注邦中爲二十稅一各有差者關市山澤幣餘

三賦在井田外與載師田稅各爲一事其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六賦先鄭以爲軍賦亦出於井田與載師田稅輕重之差相同據載師賈疏引異義田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則知先鄭用周禮古文說載師園廛云云並是田稅輕重之差又據公羊哀十二年傳始用田賦何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賦十井不過一乘則知周禮古文說載師園廛云云爲田稅輕重之差以田爲率亦卽軍賦輕重之差以田爲率園廛二十稅一邦中之賦亦二十而一近郊稅十一遠郊二十稅三四郊之賦亦稅十一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之稅皆無過十二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之賦

亦無過十二先鄭以軍賦依田稅以田爲率不若後鄭據漢制以口爲率漢高紀初爲算賦如淳注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又昭紀口賦如淳注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漢制有算賦口賦兩種皆以口爲率不以田爲率漢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口賦起漢武爲周禮所無而史記秦本紀孝公十四年初爲賦索隱譙周云初爲軍賦則漢之算賦爲軍賦而設以爲治庫兵車馬之用乃周秦相沿舊制特周禮古文說以田爲率與漢制以口爲率微有不同耳果如賈疏申先鄭說以地稅卽田稅當九賦而別無以田爲率之軍賦則漢

刑法志據司馬法所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凡此車乘馬牛等物其錢當何所出以爲之知先鄭注雖闕佚亦必分田稅與軍賦爲二事矣漢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先鄭用周禮古文說王畿鄉遂公邑稅外有賦當如漢刑法志義也他若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小司徒造都鄙先鄭注已佚其義亦得由是而推矣刑法志又云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是謂千乘之國先鄭習周禮兼習毛詩並是古文說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其義亦得由是而推矣故雖先鄭用周禮古文說稅外有賦不及後鄭注邃密而舊說要不容輕廢矣

釋賦稅二

漢志用劉子駿等周禮古文說依司馬法田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其餘三十六井爲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後鄭改定舊說則依司馬法田六十四井出田稅其餘三十六井治洫溝遂而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又復依今文說三分去一爲斷禮記王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是其證也周禮古文說依司馬法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

十二人爲王畿鄉遂與公邑與采地與侯國同制司馬法又云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又略而不言後鄭改定舊說則以司馬法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爲王畿采地軍制左成元年經作邱甲注周禮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正義鄭注小司徒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與此不同者小司徒鄭注謂公卿大夫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是其證也又依周禮夏官序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六鄉六遂各有六軍各得七萬五千人適合司馬法甲士三千人卒七萬二千人之數爲鄉遂出軍之制其所出車乘

等物之泉出於公邑之民以口率不以田率爲公邑出泉不出
軍之制小司徒疏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采地外
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故禮雜問志云稍縣
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
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與太宰九賦疏公邑口率出泉相
發明是其證也所謂侯國軍制者禮記坊記正義論語道千乘
之國鄭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周禮地官小司徒疏鄭注
論語道千乘之國引司馬法是畿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正義周禮司徒萬二
千五百家爲鄉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出一人一鄉爲一
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周禮又

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
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
也據此則天子正副各六軍出於六鄉六遂諸侯大國正副各
三軍出於三鄉三遂鄉遂各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爲萬二
千五百人成一軍三鄉三遂各得三萬七千五百人併之得七
萬五千人爲正副三軍恰與司馬法車千乘甲士三千人步卒
七萬二千人併之得七萬五千人相合依後鄭載師注義推之
諸侯大國千成十萬井九十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
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通田不易一易再易一夫受二夫
爲三分去二定受田者三十萬家除三鄉三遂七萬五千家
出一人爲甲士步卒其餘二十二萬五千家出車乘等物而公

方五百里二十五同二千五百成侯方四百里十六同一千六百成除軍賦千成公餘一千五百成侯餘六百成爲公侯卿大夫之采地故論語道千乘之國馬注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也所謂王畿采地軍制者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賦謂出車徒給繇役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據此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侯國法士十人徒二十人是采地法依後鄭載師注義推之則采地方百里爲同萬井九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

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通田不易一易再易一夫受二夫爲三分去二定受田者三萬家除三千家家出一人爲士徒其餘二萬七千家出車乘等物而禮記坊記正義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兼車馬言正義又引司馬法云甸方百里出長轂一乘此單指長轂言不兼匹馬言依後鄭小司徒注則甸六十四井一百九十二家出長轂一乘士六人徒十二人推之侯國則甲士二人步卒四十六人緣邊三十六井出馬四匹等物士四人徒八人推之侯國則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六人也所謂王畿鄉遂出軍之制及公邑出泉不出軍之制者周禮天官大宰九賦注名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據此知甲士步卒是鄉遂所出乘馬等物之泉是公邑所出依地官載師注義推之則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夫受二夫爲三分去二定受田十二萬家除六鄉七萬五千家爲甲士步卒餘四萬五千家爲廛里等公邑卽鄉大夫所征以口爲率出乘馬等物之泉又甸稍縣都地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約十八分去五又通不易一易再易六夫受十三夫質言之亦三分去二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除六遂七萬五千家爲甲士步卒餘二百八十萬五千家爲采地及公

邑又除采地若干家餘爲公邑卽遂師所征以口爲率出乘馬等物之泉而公邑之民旣出乘馬等物之泉不復出甲士步卒故天子徵兵止及鄉遂采地不及公邑左成元年經正義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地官小司徒賈疏乃云徵兵於公邑者誤也且公邑之民旣出乘馬等物之泉不復出乘馬等物而乘馬等物皆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等職備掌乘馬等物禮記坊記正義周禮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質人受馬于有司司兵及授兵從司馬法頒之是國家所給彼巾車等職賈疏未及省照公邑出泉不出乘馬等物者亦誤也且公邑出乘馬等物之泉而乘馬等物爲國家所給六鄉六軍國家給革車千乘六遂六軍國家亦

給革車千乘併之止給二千乘據詩采芑正義意出征正卒止及六鄉不及六遂則國家所給六遂六軍之千乘居守國境而出征者止有國家所給六鄉六軍之千乘勢必徵兵於采地及六鄉羨卒以足十八軍三千乘之數詩小雅其車三千師千之試箋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起軍之法家出一人爲正卒餘爲羨卒通率家有二人半耳由是言之天子六鄉出六軍正卒七萬五千人羨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非特并正卒羨卒止有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不及十八軍甲士步卒二十二萬五千人之數卽國家所給六鄉六軍乘馬

等物止有千乘不及三千乘之數故天子出征先徵兵於六鄉六軍千乘又復徵兵於公卿采地二千乘適足三千乘之數而采地二千乘止有士卒六萬人又復徵兵於六鄉羨卒九萬人爲十五萬人合六鄉正卒七萬五千人適足十八軍甲士步卒二十二萬五千人之數雖羨卒通率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今止用九萬人者正卒有定數羨卒無定數備多用少乃周禮制軍之精意而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公卿采地一同出百乘二十同出二千乘姑以公邑采地參半言之則采地約有四十八同今止用二十同者亦是備多用少爲周禮徵兵之精意經後鄭論定而精意始顯自宋易祓周官總義未曉後鄭以九賦况漢賦口率出泉實卽漢高紀如淳注引漢儀注賦算治庫兵車

馬之用又未曉鄉遂出甲士步卒公邑出乘馬等物之泉而乘馬等物爲國家所給與采地軍賦乘馬等物出自民間者異制又誤解先鄭所釋九賦義乃牽合載師園廩之征後鄭以爲泉府國服之息者與軍賦混爲一事俾先後鄭注說稅外有賦之意歷千百年未有得其解者詎知天官司會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九功與九貢九賦相類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大宰當掌九貢九賦九功之正今大宰一職止云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九功獨闕據司會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知大宰之九職實卽大府司會之九功而諸侯以下納上稱爲九貢萬民之九職九功以下納上後鄭閭師注亦通稱爲九貢

地官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與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互文見義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自是以九職任萬民之貢九職卽九功九貢旣是三農田稅等法則九賦是軍賦可知大宰八則五曰賦貢注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後鄭以此貢字與民賦並列謂卽大府司會之九功又卽大宰之九職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注貢謂九穀山澤之材小司徒又云乃會萬民之卒伍以令貢賦注貢嬪婦百工之物後鄭又以此兩貢字爲九職中三農出九穀田稅等法及嬪婦化治絲枲百工飭化八材等亦與三農所出田稅相類

一成百井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溝遂出田稅與治溝洫相消息大司徒以斂財賦注賦謂九賦及軍賦後鄭又以此賦字爲兼口率出乘馬等泉及出乘馬等物與甲士步卒侯國與采地皆若干家出甲士步卒若干家出乘馬等物天子鄉遂出甲士步卒公邑出乘馬等泉出甲士步卒與出乘馬等物乘馬等泉相消息秦尙書五禮通考於軍賦宗尙鄭學而無所發明今補後鄭稅外有賦之義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八終

江陰馮銘校
江陰沙從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九

南菁書院

經述二

慈谿林頤山晉霞著

釋祿

周禮地官闕司祿一職而制祿則僅見於孟子及禮記王制較班爵尤爲周代闕典然據後鄭大宰注借漢制以相況司祿雖闕猶得窺見其崖略大宰八則四曰祿位注祿若今月奉宮伯月終則均秩古者祿皆月給周禮祿秩皆月給漢制百官受奉亦皆月給而孟子及禮記王制論制祿以所食人數起算漢制雖改爲斛數起算究之去古未遠月給之遺意略存續漢百官志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

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校後漢光武紀下注引續漢志千石奉月八十斛作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又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作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皆今本續漢志脫誤當據正又校漢表顏注及顏注引漢官名秩簿皆與後漢紀注引續漢志同惟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作六十斛不同又校汲黯傳如淳注外戚傳顏注史記外戚世家

索隱唐六典一注引漢官儀皆與續漢志同唯中二千石下二千石上又有真二千石月百五十斛不同續漢志序稱依班固官簿漢表顏注引漢官名秩簿當卽班固官簿漢官名秩簿應劭漢官儀如淳注引漢律皆是後漢官制其秩以斛計數他若史記外戚世家索隱如淳云漢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汲黯傳集解如淳云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漢成紀如淳注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漢表御史大夫臣瓚注茂陵書秩中二千石證以貢禹傳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漢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與如淳注引漢律合又依續漢志受奉例敘次丞相大司馬大將軍

奉錢月六萬中二千石奉錢月四萬真二千石奉錢月二萬二千石奉錢月萬六千比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比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乃是前漢官制其秩以錢計數不以斛計數後漢光武紀下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續漢志百官受奉例劉注引古今注建武增吏奉如此志例漢表顏注述百官受奉較續漢志絕無增減通典職官十七王海官制祿秩乃據漢表顏注爲前漢制必不然矣然則前漢以錢計數後漢以斛計數而周禮制祿又以人計數殆不足以相況與曰是又不然白虎通封公侯制祿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祿潛夫論班祿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采視公侯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潛夫論改白虎通義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食九人仍當依王制以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爲差今以鄭注據後漢制以斛計數約之則周

禮以人數制祿亦可核其實詩甫田箋上地穀畝一鐘此特甚言歲取十千之多其實平歲每畝所收不及一鐘六斛四斗耳淮南主術訓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後漢仲長統傳通肥饒之率畝收三斛漢食貨志李悝曰爲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張晏注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據此知李悝所云一夫挾五口是下農夫百畝所收之數依此推算下農夫一夫挾五口平歲百畝收百五十斛一夫挾六口平歲百畝收百八十斛一夫挾七口平歲百畝收二百一十斛一夫挾八口平歲百畝收二百四十斛上農夫一夫挾九口平歲百畝收二百七十斛其所以不用詩箋及淮南後漢書義者漢志又云下孰自倍當得三斛適與後漢書合又云中孰自

三當得四斛五斗較淮南四石多五斗又云上孰自四當得六斛較詩箋一鐘六斛四斗少四斗彼皆主上孰中孰下孰言若周禮制祿則當主平歲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以代耕食五人奉月十二斛五斗食六人奉月十五斛食七人奉月十七斛五斗食八人奉月二十斛食九人奉月二十二斛五斗中士食十八人奉月四十五斛上士食三十六人奉月九十斛大夫食七十二人奉月一百八十斛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奉月三百六十斛次國之卿食二百十六人奉月五百四十斛大國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奉月七百二十斛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食七百二十人奉月一千八百斛

大國之君四十倍大夫祿次國三十倍大夫祿小國二十倍大夫祿

其大夫視子男食一千四百四十人奉

月三千六百斛其卿視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奉月五千四百斛其三公視公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奉月七千二百斛申鑒時事古之祿備漢之祿輕在漢儒亦早經推算而知漢高后紀賜餐錢韋昭注稅租奉祿正所食四時得間賜是爲滄錢平紀滿秩如真如淳注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廼爲真食全奉漢制近古或猶相似注故舉之以況義

釋王后首服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先後鄭異義賈疏意主從後鄭故於先鄭說從略往往未及省照誤會其意然從後鄭而於後鄭卽當日目驗譬況古制亦往往從略未及攷證不能使後人彷彿見其遺像今爲正其所誤補其所略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

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記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先鄭意蓋以夏之母追證官名追師之義亦卽以該下衡笄上追字義亦類此故下文不別爲說賈疏誤會先鄭意以爲下一追字先後鄭同義故直略而不爲申釋後儒亦未有爲先鄭申釋者謹案續漢輿服志下太皇太后皇太后翦髻齒簪左右一橫簪之曰安齒結又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故詩曰有頰者弁儀禮士冠禮缺項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著頰圍髮際滕薛名齒爲頰據漢時方言滕薛名齒爲頰義取婦人之齒象男子之頰由是知續漢志簪曰安齒結髻結古今字髻露齒上以簪貫之則齒髻俱安齒所以覆著圍髮際有似於頰釋名釋首飾齒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傾也著

之傾近前也聶圖集注三舊圖云母追制與周委貌同殷冠委大臨前夏冠委前小損齒似頰制傾側略近於前與夏冠母追較殷冠委前小損脰合先鄭引記牟追以釋王后首服之追其卽以追爲漢制太皇太后等首服之齒可知魏志明紀注魏氏春秋亮致巾幘婦人之飾孟子西子蒙不潔趙注巾幘作巾帽帽卽冠男子有冠又有頰婦人無冠卽以齒爲冠周禮追制不可攷翦薨齒或其遺制與

釋王后首服二

司農又云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夫人副褱先鄭單證副不及編與次者其意以副編聯文爲句次自爲句宗詩毛傳舊讀卽用其義不與後鄭析副編次爲三句同賈疏亦略而不申釋

謹案詩鄘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先鄭宗毛傳義王后首服分爲四不分爲五副編一次一追一衡笄一此云副婦人首服亦宗毛傳編髮爲之合副編爲一物後漢東平憲王蒼傳光烈皇后假紒注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鄭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校後鄭注無副婦人首服五字鄭云是鄭眾之誤後漢注讀追師爲副編絕句又引先鄭注以申之曰三輔謂之假紒但三輔爲漢人舊稱此條注文非章懷所自撰知是承用漢書應劭服虔等注據三輔方言以申先鄭宗毛傳所釋副編之義卽後鄭所云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是也重脩玉篇髻部髻本又作副廣雅釋器假結謂之髻假結卽假紒是亦據三輔方言變

副爲髻髻是副之正字說文髟部髮是次之正字副編次獨編無正字則知古字書止分副編與次爲二物其分爲三物者乃後鄭改定義後鄭以前所未有也假紒形制於釋首服五申釋後鄭注言之詳矣

釋王后首服三

先鄭又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紃紃紃先鄭以副編與次爲王后所獨追與衡笄爲王及王后所同故其自申已說曰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其意以爲王后首服有追舍闕無足以當之者可不言自知其說衡引左氏傳亦單證衡而不及笄亦宗毛傳二字聯文爲句如說副單證副而不及編之例不如後鄭分衡與笄爲二也先鄭既合衡笄爲一故得與

王之冕弁冠笄相例謹案續漢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剪釐齒簪珥耳璫垂珠簪曰瑋瑋爲撻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皇爵曰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曰安齒結釋名釋首飾華勝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爵又叉頭反上施爵也鑷攝也攝取髮也漢世簪制左右各一橫簪之簪端有華勝上有鳳皇爵下有黃金鑷簪飾有三左右二簪合爲六詩副笄六珈傳笄衡笄珈笄飾之最盛者考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儀禮士冠注笄今之簪衡笄卽續漢志所云橫簪簪飾最盛卽是華勝鳳皇爵黃金鑷左右各三合爲六故云六珈六珈是衡笄之飾與後鄭所云步搖上飾不同

釋王后首服四

注今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後鄭分王后首服副編次爲三物追衡笄爲二物先鄭以副編爲假紒後鄭乃以假紒單屬於編而副則當漢之步搖謹案後漢和熹鄧皇后紀頭上步搖一具注周禮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其所以改副爲步搖者實因詩副笄六珈傳以六珈爲笄飾未必六者確有主名改爲步搖則步搖上加飾具有六者可數禮記明堂位副祿注副首飾今步搖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詩副笄六珈箋珈之言加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所有未聞續漢輿服志下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

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據輿服志引詩有頍者弁頍爲幘類韞韞佩璲璲爲綬類皆用三家義不用毛義知此條引詩副笄六珈亦是三家義副爲假結卽假紒笄爲簪珥卽衡笄橫簪與毛傳合獨六珈爲步搖上所飾六獸與毛傳以六珈爲簪飾不合御覽服用十七引續志一爵九華作八爵九華宋禮志五亦作八雀九華當是今本續志之誤隋禮儀志六步搖俗謂之珠松釋名釋首飾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因其貫白珠爲桂枝相繆故八爵九華六獸列於黃金山題之上行步則搖珈之言加八爵九華六獸皆步搖上加飾詩不言八珈九珈而言六珈者八爵九華形質較小六獸則大而張顯詩言六珈舉大該小三

家義或如是也後鄭注禮箋詩不純用三家義而徑改副爲步搖笄卽橫簪垂於步搖兩旁惟六珈爲步搖上飾而云古制所有未聞者古文苑宋玉風賦止言垂珠步搖未詳八爵九華六獸之制後鄭嫌八爵九華究與六獸混因疑周禮古制有否八爵九華故云未聞

釋王后首服五

注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服之以告桑

依詩正義引補告字謹

案續漢輿服志下皇后謁廟假結隋禮儀志六皇后謁廟首飾則假髻卽注所稱假紒後漢東平憲王蒼傳光烈皇后假紒文選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注東觀漢記光烈皇后假結金樓子立言上光烈皇后假髻左襄四年傳釋文髻本作紒又作結

通用字宋禮志五漢制皇后謁廟首飾假髻晉先蠶儀注皇后大手髻假髻改稱大手髻則假髻形制必大於眞髻宋五行志二晉海西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鬢傾髻爲盛飾用髮旣多乃先作假髻傾髻是眞髻用髮雖多終不及假髻之大後漢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御覽服用九晉令士卒百工不得著假髻晉承漢制自佐史以上其婦女得著假髻爲盛飾長安語髻高一尺亦指假髻而言因其眞髻上又覆以假髻髻高幾近於一尺然則編列髮爲假紒其形制大而且高今猶可想像得之也

釋王后首服六

注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髭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

纓笄總而已謹案儀禮昏禮女次注次首飾今時髮少牢禮主婦被錫注被錫讀爲髮髻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詩召南采芣被之僮僮傳被首飾箋禮記主婦髮髻鄒君子偕老鬢髮如雲不肩髻也箋髻髮也正義釋編次所以異以爲編列他髮假作紒形次亦髻他髮與己髮相合爲紒如正義說則纓笄總以己髮爲髻次髻他髮與己髮相合爲髻次與纓笄總僅以髮之多少爲別設有髮多不肩髻者不幾冒服次乎此不可通之論也禮記曲禮上斂髮毋髻注髻髮也毋垂餘髮如髮正義古人重髮以纓韜之不使垂由是知次與纓笄總所以異當以曲禮正義爲依據纓笄總者己髮僅可作髻而無餘以纓韜之別無餘髮垂於

後次卽髮髻以己髮與他髮相合則髮長而作髻有餘以纓韜之纓外尙有餘髮垂於後其遺制若漢代之髻漢司馬相如傳上垂髻張揖注髻髻後垂又下曳彗星而爲髻張揖注髻燕尾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郭璞曰髻髻髻髻在髻後下垂作燕尾形適與曲禮注垂餘髮如髮合宋五行志二緩髻傾髻用髮既多髻亦在纓外但不可以言垂與曲禮注垂餘髮如髮不合蓋用髮多既可爲髻又可爲髻周禮之次則與髻相近矣儀禮士喪禮注婦人露紒是凶禮髻韜以纓不露髻而露髮循例以推服編者假髻亦不使露纓當韜於假髻之上副爲步搖又加於纓上漢江充傳充冠禪纓步搖服虔注冠禪纓故行步則搖言纓高亦有步搖之象副編次三物迭加其所以改先鄭舊注分

皇清經解
而爲三者禮記玉藻正義鄭志三狄首服副副所以覆首爲飾其遺象若今步繇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展衣首服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內司服王后六服既分從王祭祀告桑見王及賓客爲三事合祿衣燕居爲四事追師王后首服亦應分從王祭祀告桑見王爲王事合纚笄總燕居爲四事不惟此也巾車王后五路注又分從王祭祀告桑見王及賓客爲四事合燕居爲五事矣後鄭改先鄭舊注於禮經自是融會貫通豈得與後世鄉壁虛造者等量齊觀耶

釋王后首服七

注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笄卷髮者謹案後鄭

改先鄭舊義以追連下衡笄讀說追爲治玉猶言追玉衡玉笄卽追師所以名官而分衡與笄爲二物續漢輿服志下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簪珥耳璫垂珠簪左右一橫簪之諸簪珥皆同制皇后謁廟步搖簪珥衡卽左右橫簪之橫衡橫古今字其下懸珥周禮弁師謂之瑱說文玉部珥瑱也眾經音義八蒼頡篇珥珠在耳也耳璫垂珠者也續志耳璫垂珠是言珥之制釋名釋首飾穿耳施珠曰璫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今中國人倣之漢制珥亦名璫穿耳施珠懸於耳下周禮之瑱則懸於衡下左右各一適當副卽步搖之兩旁春秋傳衡紃紃天子諸侯橫簪單稱衡王后首服橫笄亦得單稱衡故毛傳合衡笄以當橫簪後鄭則單屬於衡而別以卷髮之笄爲笄猶毛傳合副編以當

假紒後鄭則單屬於編而別以步搖爲副也卷髮之笄卽安髮之笄儀禮士喪禮疏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一是冠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此注明云王后祭服有衡則男子婦人並有二笄賈疏特省之不熟耳然追師名官注引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下又云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追師名官後鄭實兼治金治玉言之追師治玉注有明文其治金則不言自知續漢志步搖曰黃金爲山題副卽步搖自是治金御覽服用九江表傳孫皓使尙方以金作步搖假髻知假髻中有模範必須以金作之再以髮髭編列而假髻始安而不動近俗作假髻用鐵線作模範此其遺制也晉五行志二緩鬢傾髻用髮既多乃先作假髻假髻既是髮髭所爲次卽爲假髻之髮髭外此別無所飾故追師爲編有治金之事編與次皆用髮髭次亦連類而及後鄭注義縝密類如此

釋王后六服一

周禮王后六服先後鄭說雖有異同大致不遠但先鄭說展衣素沙有譌文賈疏不能是正反誤謂其以素沙爲服名不幾誣先鄭忘六服而爲七耶又後鄭以圭衣譬況三翟最當發揮其意亦略而不與證明今爲訂定上二事補證下一事分爲三釋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鄭司農云褱衣畫衣祭統曰夫人副褱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喪大記曰復者夫人以屈狄世婦褱衣屈者音聲與闕相

似禮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素沙赤衣謹案說文衣部禕周禮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六服皆袍制應先鄭與許同不自後鄭始又云褕褕翟羽飾衣詩鄘君子偕老傳褕翟闕翟羽飾衣正義孫毓云衣裳非可以羽飾乃孫毓誤解毛義據先鄭宗毛義則是畫羽飾衣而說文又以禕衣畫袍與褕翟羽飾衣互文則三翟皆是畫羽飾衣正義又云褕翟闕翟羽飾衣禕衣亦羽飾衣禕衣以翬羽褕翟以搖羽闕翟次褕翟亦用搖羽但闕少耳據左昭十七年傳正義賈逵云南方曰翟雉則翬翟搖翟翟雉各爲一種說詳後鄭注然則六服皆袍制先鄭與後鄭同三翟畫羽飾於衣與後鄭刻繒綴衣異也又詩君子偕老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卽綠衣釋文展字亦作禮王后之服五曰禮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說文衣部褕丹縠衣重脩玉篇衣部褕丹縠衣禮同上據許馬宗毛義並以展衣爲丹縠衣色赤先鄭亦應以展衣爲赤衣今本作展衣白衣詩正義引同乃是隋唐以前傳寫者與下句素沙赤衣互誤展衣既是赤衣因知先鄭讀綠衣素沙四字絕句以綠衣素沙自爲一服如是白衣然雖自爲一服而綠字沙字則統屬六服言耳釋名釋衣服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綠曰袍綠裙裙施綠綠襦襦施綠綠周禮言綠衣猶釋名言綠裙綠襦其制則如釋名所言綠袍而以沙爲之後漢章紀注釋名縠紗也沙紗古今字掄狄闕狄言狄則禕衣亦是狄可知綠衣以素縠爲衣而施綠則展衣亦以丹縠爲衣而施綠鞠衣亦以黃縠爲衣而施綠可知卽

後鄭雜記注所謂袿袍襪也詩鄘正義引孫毓推毛義禕衣赤
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褕衣黑則赤黑二色複而無乎
白二色以意推之先鄭宗毛義當是禕衣乎掄狄青闕狄黑鞠
衣黃展衣赤褕衣素沙白後鄭改爲禕衣乎掄狄青闕狄赤鞠
衣黃展衣白褕衣黑而六服皆袍制仍宗先鄭等舊義續漢輿
服志下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
衣制皇后謁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劉注徐廣曰
卽單衣漢制入廟謁廟服當周禮三翟從王祭祀蠶服當周禮
鞠衣告桑皆單衣而不爲袍制已失六服遺俗矣故後鄭別借
圭衣袿袍襪以況之

釋王后六服二

注乎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
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縉爲之形而
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翟者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
不畫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謹案禮記玉藻禕衣掄狄
注禕讀如翬掄讀如搖皆翟雉名刻縉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
又屈狄注屈周禮作闕謂刻縉爲翟不畫也書鈔一百二十八
三禮圖禕衣服者王后從王祭先王服也掄翟從王祭先王服
也刻青翟形采畫雉綴於衣是也闕狄從王祭羣小祀服也刻
赤縉爲翟形不采畫綴於衣也爾雅釋鳥鶴山雉說文羽部翟
山雉尾長者書鈔引後鄭舊圖禕衣條有脫句循例以推則後
鄭改先鄭義當是禕衣刻素縉爲翬翟形而畫以五采綴於衣

揄狄刻青縹爲搖翟形而畫以五采綴於衣闕翟刻赤縹爲翟
雉形而不畫五采以綴於衣又繼之云今世有圭衣蓋三翟之
遺俗疏釋注義刻爲圭形綴於衣但僅刻縹爲圭形與三翟形
制全不相類注所舉以況三翟者當舉圭衣中離袿有襪者言
之也然欲攷離袿有襪之制必先攷圭衣之制釋名釋衣服婦
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圭衣實由是而得名
又漢江充傳充衣沙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注曲裾如婦
人衣蘇林注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縹角割名曰交輸裁
如渑注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
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以禮記深衣注校之頗不相合
其故由於此注王后六服連衣裳是深衣制續漢輿服志下太

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服皆深衣制而賈逵注禮記深衣續衽鉤
邊乃兼及婦人所服深衣張晏云曲裾如婦人衣可當深衣之
鉤邊蘇林如渑云新婦袍上交輸裁垂之兩旁若燕尾賈逵稱
爲衣圭可當深衣之續衽雖與禮記深衣注不合而喪大記注
衽小要正義謂燕尾亦參用賈逵注衣圭舊義蓋自其所垂偏
旁而言交輸裁一頭狹故釋名云形如刀圭賈逵又云衣圭自
其垂之兩旁而言兩旁尖長中尖漸殺而短故蘇林云交輸裁
如渑又云若燕尾凡此特論漢制圭衣而圭衣中離袿有襪又
當循序以攷其制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蜚襪垂髻郭璞注司
馬彪曰襪袿飾髻燕尾燕尾卽上所論圭衣漢司馬相如傳張
揖注襪離袿卽司馬彪注所云袿飾易離釋文離鄭作麗爾雅

釋天釋文繆本或作襪離袿襪又卽續漢志麗主繆續漢志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麗主繆依例以推唯太皇太后皇太后得服麗主繆主衣爲婦人上服麗主繆尤爲主衣中上服續漢志劉注司馬相如大人賦垂旬始以爲繆注葆下旒繆之容如旒旒漢司馬相如傳下繆作慘張揖注旒也又司馬相如傳上顏注襪袿衣長帶離袿襪是主衣長帶其形制若旒旒文選司馬長卿上林賦眇閭易以卹削郭璞注卹削言如刻畫作之史記司馬相如傳卹削作戍削集解徐廣曰閭易衣長貌戍削言如刻畫作之郭徐所謂如者蓋如後鄭所謂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是也廣韻齊部袿廣雅曰長襦主衣旣是長襦離袿襪若旒旒又是長帶上林賦云閭易狀主衣之長卹削乃狀離袿襪之刻畫其制果否刻畫翟雉形及今已不得而知但觀其蜚襪若旒旒而三翟刻繒綴衣猶可想見其大略爾雅釋器衣旒謂之稅注或曰袿衣之飾衣旒亦取若旒旒之義知主衣之飾有離袿襪自是三翟遺俗由來舊矣蓋自釋名釋衣服褱衣鶴翟宗先鄭義闕翟又宗後鄭義聶氏三禮圖集注又增損阮諶等舊圖俾先後鄭三翟異義幾至蒙混不可以究詰而後鄭舉主衣以況三翟義蘊諸先儒從未有見及此者茲特申明後鄭所況義如此

釋王后六服三

注素沙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謹案此注與禮記雜記注互文彼注詳六

服以素沙爲裏是袍制此注則僅言素沙形質耳釋文縛劉音絹聲類以爲今作絹字說文糸部縠細縛廣雅釋器縠絹也絹本作縛其細者謂之縠古文苑宋玉諷賦披白縠之單衫漢賈誼傳白縠之表白縠卽注所稱白縛漢江充傳充衣紗縠單衣漢時因周禮素沙舊名稱爲沙縠後又別造紗字改稱紗縠釋名釋絲帛縠又謂之沙縠踽踽如沙也續大藏音義五紗縠切韻絹屬考聲似絹而輕者注意以漢時沙縠白縛與周禮素沙形質相似而文選曹子建七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續漢輿服志下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衣紗縠單衣漢江充傳顏注漢官儀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凡言紗縠者皆非婦人之服又是單衣有表無裏非袍制雜記上素沙注

若今紗縠之帛亦言沙縠與素沙形質相似又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袷袍襪重縐矣正義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裏則知此注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乃是指袷袍襪重縐而言釋名釋衣服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襪撰也撰青絳謂之緣以其袍制有緣謂之袷袍襪續漢輿服志下劉注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中宮服重縐漢舊儀下皇后稱中宮皇后服重縐卽服袷袍襪重縐以其袍制有表有裏而不禪又謂之袷袍襪重縐王后六服皆袍制以素沙爲裏注舉袷袍襪重縐以相況宋禮志五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阜下皆深衣卽單衣皇后謁廟服紺上阜下今皇后謁廟服袷大裘謂之禕衣王后六服禕衣等三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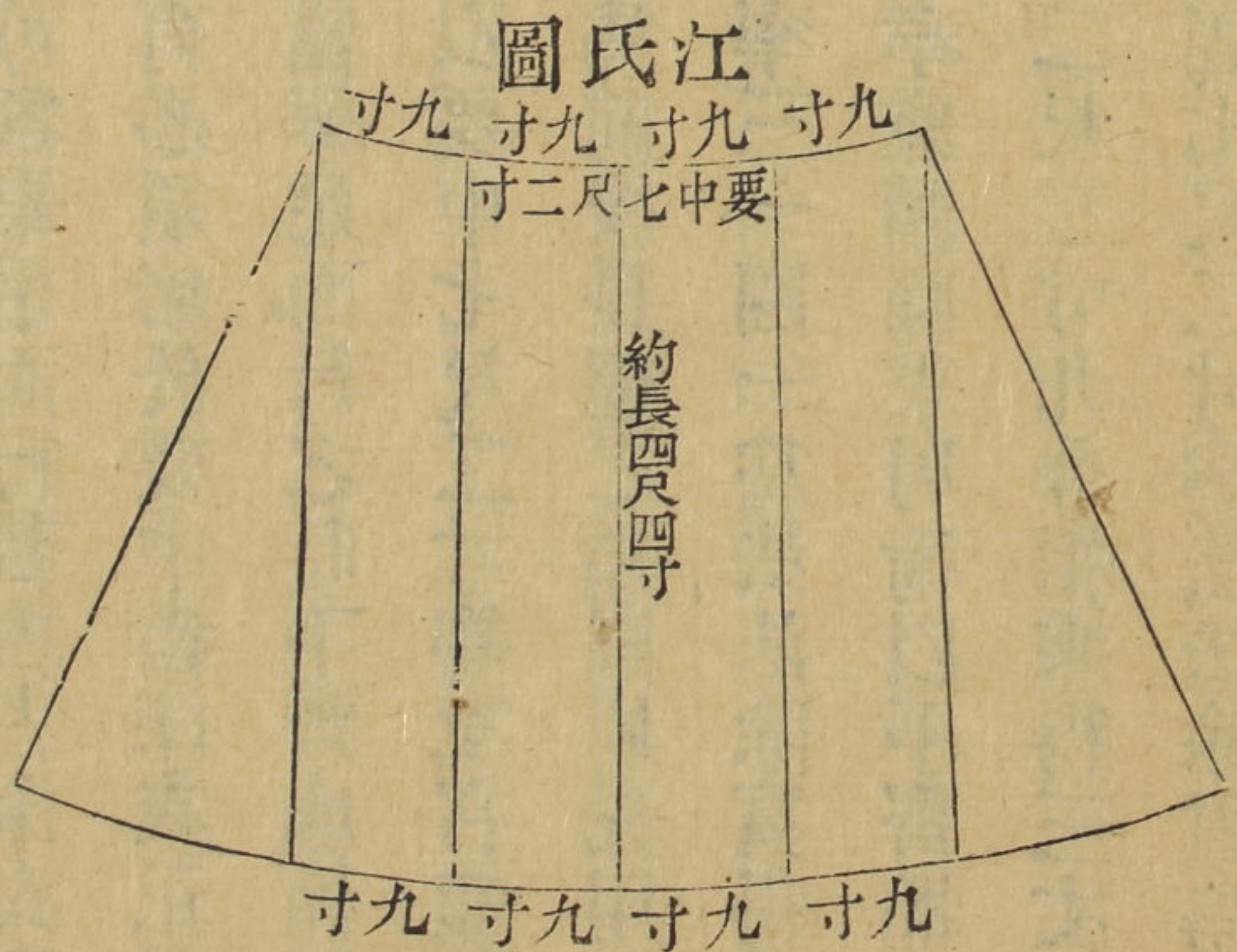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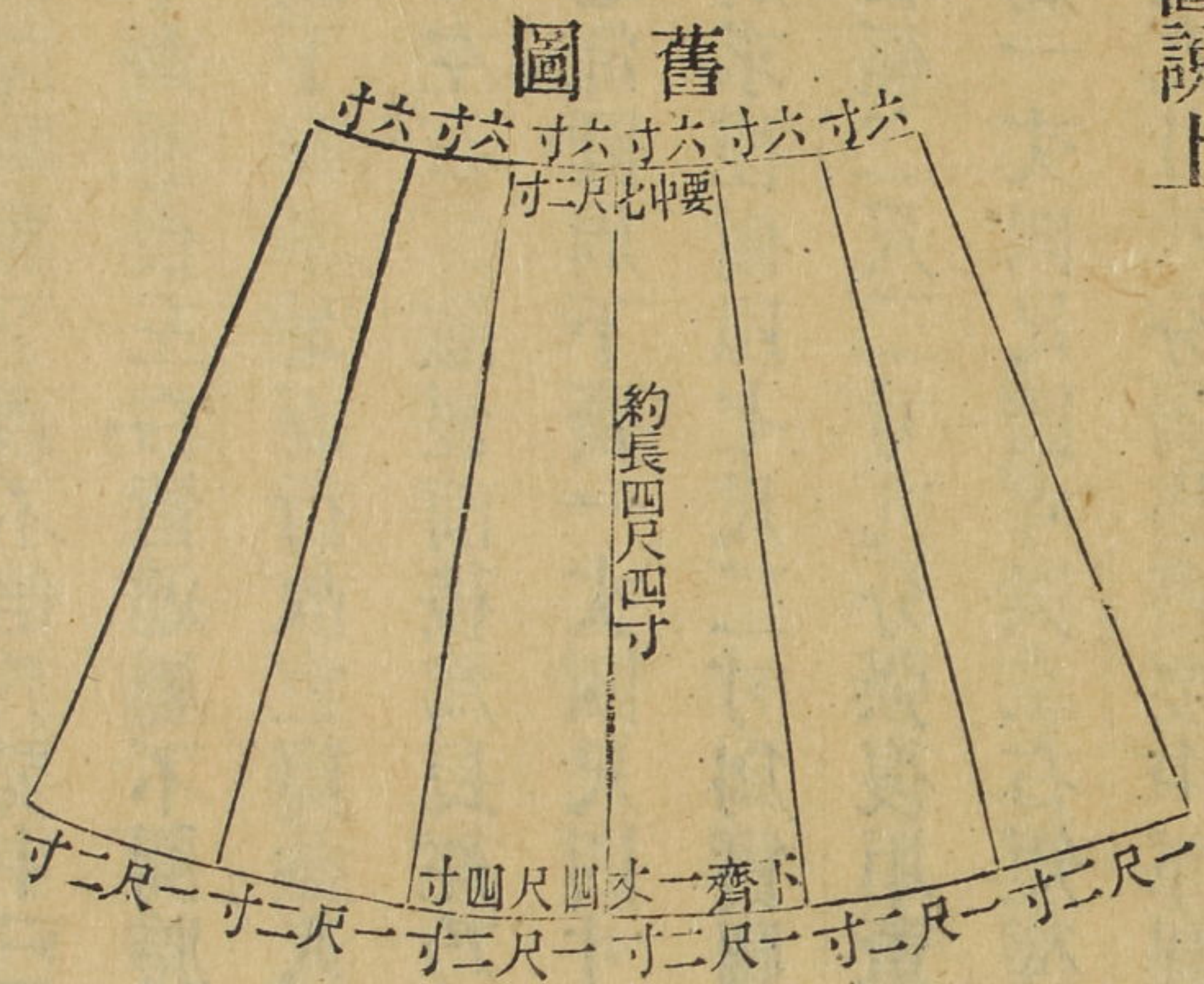
刻繒綴衣注又舉袪襦大衣有襪者以相況互詳禮記雜記上

釋袷

近儒考深衣者唯江婺源爲最著然強經注以伸己見其誤解在一袷字遠不及舊疏之允詩芣苢薄言袷之薄言襖之爾雅釋器執袷謂之袷注持衣上袷又云扱袷謂之襖注扱衣上袷於帶婦人之服如深衣果如江說其當旁之袷前後相連屬若僅以當旁兩角插於帶閒則後裾必束縛兩足蹠而不可行行則兩足蹠撼動後裾而旁袷又仍欲下墜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昭公再拜稽首以袷受注袷衣下裳當前公羊何注袷訓當前不訓當旁知爾雅執袷扱袷乃以衣下裳當前之袷執扱帶閒庶不妨於行步也問喪扱上袷注上袷深衣之裳前正義昭公以袷受於齊之信禮亦謂裳當前者竊疑信禮當服長衣制如深衣昭公當再拜稽首而後以裳前之袷受賜與爾雅所言執袷扱袷及問喪所言扱袷相似彼江說裳旁之袷連屬後裾亦斷不能執扱旁袷使之向前以受所賜眾經音義十七左袷蒼頡解詁云謂裳際所及交裂者由是知鄭注以袷爲交裂殺縫之名確無可疑矣蓋喪服朝祭服無交裂殺縫獨燕尾有交裂殺縫故卽以燕尾名爲袷說詳舊疏不復贅述而深衣裳幅十二皆有交裂殺縫故舊疏云前後左右皆有袷準以經注而無不脗合也玉藻云深衣袷當旁對喪服朝祭服而言喪服朝祭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裳幅之邊不正當其旁深衣之裳前後各六幅其裳邊交裂殺縫正當左右兩旁故也深衣云續袷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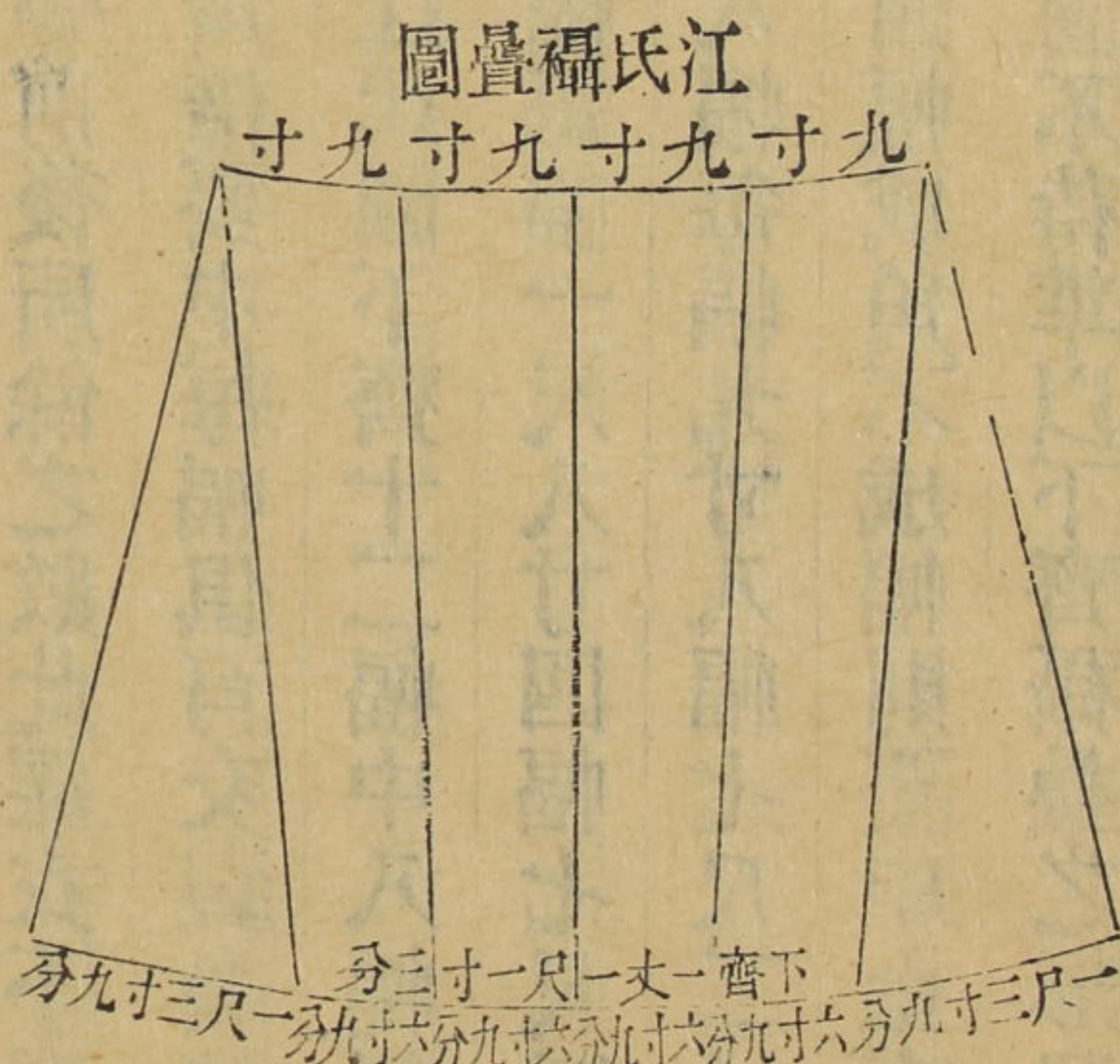
邊衽與邊互文亦對喪服朝祭服而言喪服朝祭服之裳左右邊幅不相連屬深衣之裳其左邊後裾連屬前襟右邊後裾連屬曲裾故也深衣又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注意以深衣裳幅前後各六每幅分解爲上下交裂殺縫江婺源於此條鄭注略而不言乃謂鄭注本不誤則鄭注明云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矣又謂聖賢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詎知鄭注以每幅爲上下之殺者一則以十二幅應十二月分解交裂可符十二之數一則以下齊倍要中狹頭在上闊頭在下縫雖殺而仍歸於正并可消其禭疊之跡江婺源皆見不及此謹作圖說上下二篇以明之

圖說上



圖說曰深衣要中幅各六寸十二幅得七尺二寸下齊幅各一尺二寸十二幅得一丈四尺四寸所謂要縫半下縫齊倍要也

但準以近今袍制下齊不得加要中一倍大率要中居下齊十七分之十一其故由於今人之袍或前後中間開胯或左右兩旁開胯雖下齊不倍於要中已可容舉足而行若古者深衣則下齊前後左右皆連屬不開胯有必須倍於要中者深衣正義謂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蓋人當舉足而行之時下齊成橢圓形左右爲短徑前後爲長徑乃以要中七尺二寸爲左右短徑之渾圓周下齊一丈四尺四寸爲前後長徑之橢圓周先用圓周求徑術以七尺二寸爲實圓率三一四一爲法法除實得左右徑二尺二寸九分強復用董孝廉橢圓求周術以下齊橢圓周一丈四尺四寸與左右短徑二尺二寸九分相乘得三丈二尺九寸八分弱爲實要中渾圓周七尺二寸爲法法除實得前後長徑四尺五寸八分強華嚴經音義下引何承天纂要三尺曰武此云三尺猶在兩足踝中心而中心前後必留有餘以容斜幅在下之地今以四尺五寸八分減三尺餘一尺五寸八分半之得七寸九分卽兩足踝中心前後所餘之數此深衣下齊所以必倍於要中也如舊圖下齊倍要中每幅俱有交裂殺縫下齊十二幅要中亦十二幅如江氏圖下齊十二幅中八幅每幅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兩旁四幅每幅一尺八寸四幅七尺二寸併之得一丈四尺四寸要中八幅每幅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已足要中七尺二寸之數其餘四幅成角不成幅則要中止有八幅顯與經文十有二幅相背固不待準以下齊禡疊之形狀而江說已不可通矣



於要中之圍其故由於人身胸背小而要腹大加以帶之所束則要中愈狹下齊愈侈然大率亦不出十一與十七之間過乎此則左右兩角或襍疊而向前或襍疊而向後矣古今服制不同而人身形體則無不同試援今制以證古制則以深衣要中七尺二寸與十七相乘得一百二十二尺四寸爲實十一爲法法除實得下齊所垂之圍亦不過一丈一尺一寸三分弱轉減下齊一丈四尺四寸其餘襍疊三尺二寸七分如舊圖以所得下齊之圍一丈一尺一寸三分爲實十二幅爲法法除實得每幅八寸四分弱轉減每幅一尺二寸其餘襍疊三尺六分自要中而下齊狹則俱狹闊則俱闊順其縫之殺勢而襍疊可每幅勻分其每幅之縫則行行皆正也如江氏圖以所得下齊之圍

一丈一尺一寸三分半之則中八幅與旁四幅各得五尺五寸六分強乃以五尺五寸六分爲實中八幅爲法法除實得每幅六寸九分強轉減中八幅每幅九寸其餘襴疊二寸一分又以五尺五寸六分爲實旁四幅爲法法除實得每幅一尺三寸九分轉減旁四幅每幅一尺八寸其餘襴疊四寸一分中八幅上闊下狹旁四幅上狹下闊幅不皆正而每幅之縫除中縫外幾無一行可得其正殊失君子大居正之義又曰若用江說改中四幅正裁旁八幅斜裁如近今婦人裙制亦未始不可中四幅正裁每幅九寸四幅三尺六寸旁八幅斜裁要中狹頭每幅四寸五分八幅三尺六寸加中四幅三尺六寸適得要中七尺二寸下齊闊頭每幅一尺三寸五分八幅一丈八尺加中幅三尺六寸適得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蓋人身腰腹扁圓前後止用四正幅而襴疊甚微則上下之縫旣正卽下齊之圍亦圓矣且要中半下齊亦備有十二幅之數似較江說稍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九終

江陰馮銘校
江陰沙從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三十

南菁書院

經述三

慈谿林頤山晉霞著

釋屨履

經注屨履二字易於互譌讀者難之今爲訂定一二以便隅反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
葛屨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
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謹案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三禮圖曰複
底曰舄單底曰履隋禮儀志七履舄圖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履
據後漢明紀注三禮圖曰屨複下曰舄則知書鈔隋志引三禮
圖履皆是屨之誤漢鮑宣傳衣敝履空服虔注履猶屨也漢書
履爲通語猶周禮屨爲通語卽知此注今世言屨以通於禪屨

皇清經解續編
又是履之誤注謂古人言禪下者爲履而複下者亦得通稱爲履今世言複下者爲履而禪下者亦得通稱爲履則義始可通矣方言四履履也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謂之複履履其通語也漢時關西尙存古語禪下爲履複下爲舄關東則變複舄爲複履而履又爲禪下之通語注云今世言履以通於禪者據後漢都雒陽在函谷關東之方言也漢王莽傳莽受綠韞袞冕衣裳句履孟康注今齊祀履舄頭飾出履三寸後漢王喬傳得一隻舄詔上方診視則所賜尙書官屬履續漢輿服志下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屨屨當依下文作履又云公卿已下赤舄絢履凡冠衣諸服赤舄絢履崔豹古今注輿服舄以木置履下履者屨之不帶也是漢世言複舄爲履之證其言履通於禪者則兩漢言履猶周禮言屨班范書疊見不止鮑宣傳一證矣

釋邊豆

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注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醢人掌四豆之實後鄭舉籩例豆豆實旣得則籩實自知其所以得知籩豆形制者後漢儒林傳序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後漢太學籩豆等形制當依叔孫通禮器制度爲之隋經籍志三禮圖九卷鄭彖及後漢侍中阮諶等撰知鄭君舊有三禮圖卽據目驗太學形制參考禮器制度而知也御覽器物四三禮圖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赤雲畫諸侯加象飾口天子玉飾此圖雖雜

以阮譔等說猶得據三禮鄭注以考其實聶崇義集注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已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案考工記旅人爲豆高一尺又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注遵人及士虞禮云邊以竹爲之口有滕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有巾儀禮鄉射脯長尺二寸橫於邊上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疏周禮旅人爲豆實三而成穀崇尺注崇高也豆實四升又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者鐙豆下跗也又禮圖云口圓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豎者名校校徑二寸摠名豆豆實四升又注遵人及士虞禮云邊以竹爲之口有滕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今依聶圖爾雅圖考論三禮舊圖與御覽所引互相校次異同錯出再證以論語泰伯皇疏邊豆并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史記孔子世家正義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則知御覽聶圖及論語皇疏史記正義並云豆高尺二寸獨爾雅疏云高一尺者爾雅疏以考工記旅人爲依據但旅人爲豆崇尺注崇高也又豆中縣注縣繩正豆之柄疏豆柄中央把之者長一尺此疏亦云柄尺似旅人云崇尺單舉豆柄而言加豆口一寸豆跗一寸則共高尺二寸論語皇疏柄尺二寸乃是高尺二寸之誤當據各本以校正也又聶圖云口圓徑尺二寸而爾雅疏云口圓

經尺者爾雅疏以雜記注爲依據禮記雜記下豚肩不掩豆注
豆徑尺此疏亦云面徑尺聶圖乃引禮記注徑尺爲圓徑尺二
寸顯係聶圖之誤儀禮鄉飲記注鄉射禮臠長尺有二寸曲禮
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疏臠長六寸曲禮注屈中曰胸臠脯長
尺二寸其橫於邊上者屈中止長六寸此又聶圖誤解經文不
得爲口徑尺二寸佐證由是知豆共高尺二寸校柄長一尺依
爾雅疏則校徑二寸也豆口跗足各高一寸依爾雅疏則口足
徑各一尺也而豆口圓徑一尺高一寸已足容四升之實隋律
厯志上戴祖沖之考古斛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其實亦如
漢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斗積一百六十二寸升積一十六寸
二以四升乘之得六十四寸八試以豆外圓徑十寸依圓徑求
積法得積七十八寸半強減內容四升積六十四寸八餘一十
三寸七強爲圓邊及底之積則豆口及跗足各高一尺合校柄
共高尺二寸無疑矣邊如豆制惟飾有不同聶圖爾雅疏邊有
籐緣本之儀禮士喪士虞禮注豆之飾則御覽聶圖云赤漆中
爾雅疏云黑漆飾赤中士喪禮髹豆注髹白也士虞禮注豆不
褐不褐卽黑漆飾赤中此據土禮而言他若大夫以上畫赤雲
氣諸侯以象飾口足天子以玉飾口足御覽等諸書並同禮記
明堂位夏后氏褐豆殷玉豆周獻豆注獻疏刻之天子飾玉又
加疏刻而大夫以上畫雲氣諸侯飾象經無明文殆舊圖本之
禮器制度與

釋師儒

周禮天官大宰九兩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謹案此經九兩統諸侯而言周禮皆王畿官制本不及諸侯其偶有兼及諸侯者注皆別出諸侯字匠人注諸侯謂之徹與此注兩言諸侯同例言諸侯而王畿可知其在漢制則通典職官九漢平帝元始四年改博士爲博士師在兩漢時偶一見之史記兩漢書儒林傳所載博士止有博士儒不見有博士師據博士儒而博士師亦可知漢王莽傳中博士諸儒史記儒林傳正義姚承云儒謂博士然漢成紀詔曰儒林之官謂之博士武紀丞相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博士爲儒林之官儒爲博士之弟子卽知師亦爲博士之弟子約言之得稱博士卽知此注師諸侯

師氏儒諸侯保氏師儒卽師氏保氏之國子約言之亦得稱爲師氏保氏此一例也其云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漢儒林傳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大司徒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此又一例也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而劉歆傳有移太常博士書師氏保氏爲司徒屬官猶博士爲太常屬官漢之單言司徒周禮鄭注單言師氏保氏猶劉歆傳連言太常博士此又一例也否則如賈疏說師儒卽諸侯師氏保氏夫固臣事諸侯矣禮記儒行何得云儒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耶

釋奄

周禮天官序酒人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春官序守祧奄八人注今之宦者世婦注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

大僕亦用士八人謹案周禮奄是士人之精氣閉藏者後世以奄爲宮者之專稱漢始宦者亦用士人後世亦以宦人爲宮者之專稱詩召旻昏桮靡其箋昏桮皆奄人昏其官名桮桮毀陰者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正義寺人閹人與之爲類據周禮秋官掌戮宮者使守內天官序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凡屬宮者爲刑奄皆不單稱奄詩箋以昏桮訓奄沿後漢時之通語耳彼周禮天官酒人等職稱奄爲士人與詩稱昏桮爲宮者刑奄自是不同若天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則此奄爲士人爲奄中之卓卓者稱上士爲士人爲奄中之卓卓則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疏云賈馬云奄卿稱卿尤爲士人爲奄之卓卓可知注以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八人況之則漢始大長秋等官用士人精氣閉藏者爲宦者之卓卓爲宦者中之賢者又可知既周禮之奄與漢始之宦者皆爲士人精氣閉藏者之賢詎得以後世宦者刑奄稱爲宦者與其數也耶據惠紀宦皇帝而知名者顏注宦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然則以宮者爲宦漢始猶無此律證之續漢百官志大長秋一人本注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是長秋常用宮者爲宦者始于後漢時在漢始景帝以前固不若是也又志本注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成帝省并長秋又云其中長信長樂宮署少府一人職如長秋本注皆宦者不常有又中宮僕一人本注宦者本曰太僕中興省太以屬長秋是春官世婦注于太長秋下厯稱詹事中

少府太僕以漢始二字冠之所以別于中興以後不用士人精氣閉藏者爲宦者也周禮酒人等職名爲奄而注訓爲精氣閉藏者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韓詩曰采芎傷夫有惡疾薛君曰傷其有惡疾人道不通卽宮者使守內注人道絕之意但宮者因宮而絕此乃因天賦惡疾自然而絕卽近世所稱爲天奄者是也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丈夫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故能有子奄爲天賦惡疾則自少至壯精氣從未溢寫不能有子矣公羊隱元年傳注男子年六十閉房疏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言閉房者行房之事閉奄爲天賦惡疾則陽道閉藏少壯之時已然不待年至六十閉藏矣所以任爲宮中之奄也又有異者漢書周仁傳陰重不泄張晏注得比宦者人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後漢書樂巴傳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以張晏注例之巴亦有子孫後此疾已愈時所生周仁樂巴與天奄相似而不同巴生于中興以後值宮中常用宦者之日猶以士人給事掖庭則漢始宮中給事之用士人益可見矣漢始宮中給事用士人則周禮奄用士人更不待言故酒人及守祧注並以漢時宦者況奄當論其世知其意勿泥于注沿後漢時之通語而疑爲刑奄也可晉語戚施直鋪籛條蒙珍禮記王制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周公制禮凡廢疾皆有所用奄爲天賦惡疾於酒人等職亦應有所用否則禮記曲禮云刑不上大夫若奄爲刑餘之人何以旣刑之後得復使爲卿爲士以異其賢耶

釋奴

周禮載男女之奴易解先鄭釋奴謂今奴婢卽古罪人不易解後鄭釋男子之奴易解釋女子之奴爲今侍史官婢又存或說官女爲宮女誤文不易解謹案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注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恥爲奴先鄭破甘誓孥戮汝孥作奴引論語箕子爲之奴借古夏殷時罪人稱奴以證周禮之奴又引春秋傳斐豹隸也借後世春秋時罪人稱隸以證周禮男子入于罪隸之奴先鄭但證男子入于罪隸而女子入于春槩亦舉例可推墨子天志下民之不格者婦人以爲春酋春卽春槩之春皆先鄭所據男子女子自坐盜賊而爲奴與漢律盜賊子女從坐爲奴婢者古今罪有從輕從重之不同據三國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隋刑灋志載梁律從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梁承漢律盜賊子女從坐爲奴婢則知先鄭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者說文女部奴婢皆古之舉人許從先鄭用古周禮說以明在漢制從坐子女沒入爲奴婢罪從重在周禮古制則自坐罪人沒入爲奴罪從輕也後鄭改先鄭舊說乃云冬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後鄭以爲漢律盜賊子女從坐爲奴婢實卽周禮古制男女之奴明古今罪無從輕從重之分然漢律男子從坐名爲奴女子從坐名爲婢周禮古制則男女

同名爲奴而女奴又分兩種一則有才知者給女酒等事一則少有才知者給女酒等事之奚故後鄭于天官序酒人注發凡起例則云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有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後鄭以漢時侍史況女酒以官婢況奚而官婢實兼宮人宮婢之稱漢孝成趙皇后傳本長安宮人顏注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漢舊儀下宮人擇官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後鄭止言侍使官婢不兼宮婢宮人者就沒入縣官言則曰官婢就給事宮中言則曰宮婢又曰宮人彼侍使又卽宮婢宮人中之有才知者也後漢鍾離意傳詔賜尙書以下侍史二人注引蔡質漢官儀初學記十一引應劭儀侍史作女侍史廣韻模部爐下引漢儀侍史作女侍史漢官儀續漢禮儀志下劉注引丁孚漢官典職作女史漢谷永傳作後宮女史晉天文志上隋天文志

上並云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

唐六典十二石氏星經女史一星婦人之微者疑卽晉隋志所本侍史爲宮婢宮人之長猶周

禮女酒等給事宮中爲奚之長後鄭故舉侍史以況女酒其餘官婢卽宮婢宮人少有才知者猶周禮女酒等給事宮中之奚亦少有才知者後鄭故舉官婢以況奚凡此皆漢律盜賊之女從坐爲婢與先鄭自坐爲奴者義異後鄭又存或說奚官女爲宮女誤文雖女酒等仍爲從坐之女奴因其罪輕而爲奚之長而奚卽宮女則自坐宮刑之罪人因其罪重而爲給事宮中之奚宋本周禮酒人注或曰奚官女余本以下作宦女乃因疏引春秋傳宦女而誤後鄭大宰九職注以春秋傳宦女訓臣妾之妾並非給事宮中之奚則鄭注舊本不作宦女可知矣秋官司

刑注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官男女彼司刑
注既謂宮者男女自坐宮刑官男女當作宮內女因知此酒人
注宮女亦當作宮女宮女卽春官世婦所稱女宮後鄭以女宮
訓刑女給事宮中者後漢光武紀下其女子宮注謂幽閉三輔
黃圖六永巷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漢呂皇后傳令永
巷囚戚夫人令春永巷爲幽閉宮女之獄呂后囚戚夫人於永
巷以令春亦女子自坐之罪人卻與先鄭所注司隸女子入于
春橐義合說文女部嫖女皐隸對男子入于罪隸而言其爲自
坐罪人沒入爲奴婢又可知矣他若漢高紀下詔民以飢餓自
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嚴助傳贅子如淳注淮南俗賣子
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地官質人注人
民奴婢也乃因飢餓自賣爲人奴婢不得與古周禮說自坐罪
人爲奴婢及漢律盜賊子女從坐爲奴婢者溷

釋家

說文宀部家从宀豕省聲豕古文家以豕得聲徧檢重文不見
有古文豕當卽豕之壞亓部豕也从亓下象其足讀若瑕瑕
與豕聲相近豕與豕義又相近豕當卽豕之古文小篆依古文
作豕又變古文豕作豕許君見篆文有豕豕兩字因而亓部收
豕字豕部又收豕字未及歸併亓部爲豕卽豕之重文者古文
家旣以豕得聲篆文變古文豕作豕自然以豕省得聲李斯作
小篆意趨簡易不顧義理自然以豕省得聲生部豕从生豕省
聲豕从豕省豕作豕豕以豕省得聲猶豕从豕省豕作豕家以

猥省得聲也急就篇三簡札檢署槧贖家顏注家伏几說文本部椶木可作伏几顏師古破家爲椶家椶聲相近而通又作爲家諧猥聲得多一佐證矣

釋笑

說文竹部笑此字本闕鉉案孫愐唐韻引說文云喜也从竹从犬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夭據眾經音義二崔笑字林笑喜也字从竹从夭聲與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夭同知孫愐唐韻所引乃誤字林爲說文又據大藏音義十五崔笑古今正字云笑喜也說文闕文字釋要云从竹夭聲俗從犬誤知孫愐唐韻又誤從竹從夭爲从竹从犬華嚴經音義十三戲笑笑字從竹夭聲亦是承用字林之文彼說文舊本竹部不應有笑字然

說文口部言部注中笑字疊見

口部啞大笑也詩曰啞其笑矣易曰笑言啞啞大笑也唏笑

也听笑兒啞大笑也言部謚賈侍中說謚笑謚笑兒

而竹部不收笑字者詩抑終風釋文

笑本又作咲俗字也咲旣爲笑之俗字則釋文所見說文舊本笑字不在口部而在言部重修玉篇言部詖災也又巧言兒詖說文詖同校日本殘本玉篇言部詖字書亦祇字災也而詖字已脫則重修本所云詖又巧言兒詖說文詖同乃據完本玉篇詖下舊文知顧野王所見說文本言部有詖字詖下又重詖字訓巧言兒易震笑言啞啞詩衛碩人巧笑倩兮詖詖訓巧言兒乃卽字林作笑之本字本義顧野王所見說文本當不誤也然則說文笑本作詖又重作詖而口部言部注中並作笑何也詖以夭得聲詖又以笑得聲經典旣通以艸部笑字爲之注中亦

依經典通用字作笑如我部義己之威儀說文威儀字作義注中亦依通用字作儀此一例也然說文言部詁誤通笑今本皆誤作笑而詩釋文又從口作咲何也漢隸从艸从竹類多淆亂故經典及說文注中皆誤笑作笑而說文口部言部字又類多兩收如口部咄多言也詩曰無然咄咄言部詁多言也詩曰無然詎詎此又一例也至若笑之誤爲笑又誤爲笑又誤爲咲俞先生第一樓叢書自課文笑字形聲考考之已詳今又據重修玉篇言部有詁誤字以補說文笑字之闕而詁誤之誤爲笑殆自晉呂忱字林始與

釋酺醪

周禮有酺無醪禮器及注引王居明堂禮有醪無酺依鄭禮注合詩箋義實一事兩稱耳今核其名稱而通釋之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予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蜚蜚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族長無飲酒禮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獻酬焉謹案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紀天下大酺集解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裁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漢文紀酺五日文穎注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全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後漢明紀令天下大酺五曰注前書音義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恩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酺布也言天子布恩於天下杜子

春以酺見於周末趙惠文王三年而漢時陳留人謂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尙沿周禮春秋祭酺遺俗遂改故書祭步爲祭酺酺祭於春耕秋收時當是祭螽螟爲人物裁害之神在杜義固甚有根據然古書酺或爲步實卽校人職冬祭馬步之步後鄭猶疑周末趙惠文王時雖已有酺究未知周公制禮之世界否祭螽螟之酺抑是校人職祭人鬼之步今本經文不改從古書作步者從鄭仍宗杜義以螽螟之酺爲正但禮記等書有酺無酺說文西部酺王德布大飲酒也酺會飲酒也漢制酺是詔賜曠典族師春秋祭酺乃與酺會飲酒相近禮記禮器周禮其猶酺與注合錢飲酒爲酺王居明堂禮乃命國家酺詩周頌良耜以開百室箋百室一族也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酺之歡後鄭箋詩舉合酺以足祭酺之義其故由於州長黨正有飲酒禮飲酒之錢皆官長所供給此之族師本無飲酒禮特因祭酺而合錢飲酒乃合民間私錢爲之卽禮器及王居明堂禮所謂酺也漢食貨志上李悝曰爲一夫治田百畝杜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又卽族師春秋祭酺合民間之錢爲酺得一佐證劉向列女傳魯母師傳酺酺醉飽則祭酺合酺自古然矣

釋福衡

漢儒師說解福衡者自毛詩傳以下類皆合爲一物獨後鄭注周禮封人改杜乃先鄭舊義乃分福與衡爲二其後箋詩則仍合爲一在後鄭亦以舊義爲不易也詩魯頌閟宮夏而福衡傳

設牛角以楅之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杜及先鄭宗毛傳義楅言其義衡言其狀合爲一不分爲二再證以說文木部楅下引詩及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周易大畜集解虞翻侯果注從未有如後鄭分楅與衡爲二物者故後鄭闕宮箋云楅衡其牛角爲其抵觸人亦仍改從毛傳等舊義而周禮封人注云今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楸狀楅設於角卽毛傳等楅衡舊義其狀易曉衡設於鼻如楸狀此義乃後鄭所倡賈疏猶未詳其狀今補之曰說文木部楸木可作伏几急就篇三簡札檢署槩牘家顏注家伏几家卽楸之借字伏几之狀無明文可攷今就衡設於鼻以揆其狀則說文木部秦牛鼻中環眾經音義四牛秦說文謂牛鼻環字書秦牛拘今江以北皆呼牛拘以南皆曰秦又十二埤蒼云秦一名牛拘衡設于鼻封人所飾牛牲之鼻實卽牛鼻環之秦一名牛拘者蓋如楸爲伏几之狀而牛秦狀如半環彼楸狀亦從可推矣

釋紉紉

眾經音義十五挽紉古文紉紉二形同謹案周禮古文字作紉禮記多今文字乃變紉作紉周禮地官封人置其紉注鄭司農云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今謂紉字當以豸爲聲禮記祭統君執紉注紉所以牽牲周禮作紉漢時禮家見禮記等書紉皆作紉或遂強紉以就紉音如周禮釋文所載紉本作紉持忍反卽是漢時舊讀所遺故後鄭以紉諧

豸聲從先鄭讀絳爲雉謂絳字當以豸爲聲也方言六紕繹督雉理也郭注言正理雉與紕繹皆繩類故先鄭訓絳爲牛鼻繩方言訓雉爲理者牛鼻繩著於案案或作捲呂覽重已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雉是牛鼻繩卽爲正理牛牲之物理猶治也故先鄭訓爲所以牽牛者雉絳通用先鄭謂其名同後鄭并謂其聲同與絳紕名同而強絳以就紕音者又自不同證之漢馮奉世傳贊申生雉經禮記檀弓上申生受賜而死注旣告狐突乃雉經正義雉牛鼻繩晉語申生乃雉經於新成之廟檢韋注不訓雉爲牛鼻繩疑正義承用漢馮奉世傳贊舊注義爲今本顏注所刪削者淮南說林訓高注申生雉經晉不絕繩則舊注雉訓牛鼻繩爲絳雉通用又得一證矣

五齊三酒攷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注予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據眾經音義十七蒼頡篇醪有泔酒說文酉部醪汁泔酒也漢世造醪法汁滓未泔亦是度量節作之意故後鄭舉宜成醪恬酒酇白下酒造清等醪法以況五齊渾言之則醪亦稱酒析言之則酒清而醪濁泛齊最濁醴齊次之盎齊又次之緹齊又次之沈齊較清而醪法汁滓未泔仍爲酒之濁者也今條列五齊如左

一曰泛齊注泛者成而泔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謹案醪出於宜成者爲最濁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張華輕簿篇宜城九醞酒蒼梧竹葉清與疏引曹植酒賦並以宜成與蒼梧對舉據釋名

釋飲食韓羊韓兔韓雞出韓國所爲猶酒言宜成醪蒼梧清之屬則宜成是地名宜成出酒因以宜成爲酒名書鈔一百四十八傳元七謨名酎出於咸陽甘醪貢於宜成但漢地理志濟南郡有宜成績漢志已省南郡有宜城至晉志猶存諸家所稱宜成醪當出南郡宜城也其所以得況泛齊者釋名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醪敷徑寸蟻浮若萍醪酒有萍故有蟻蟻浮在上若萍狀汎汎然與泛齊義取泛泛然同故舉以相況

二曰醴齊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謹案初學記二十六御覽飲食一禮記外傳並引此注恬酒作甜酒恬甜古今字呂覽重已注酒正二曰醴齊醴者濁而甜耳文選左太沖

魏都賦甘露如醴李注鄭冬周禮注醴今甜酒漢時甜酒或稱甘醴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九醞甘醴注韓詩曰醴甜而不沛也甜酒又或稱甘醪後漢樊儵傳野王歲獻甘醪注醪醕酒汁滓相將也疏引曹植酒賦宜成醴醪醴亦是醪法而汁滓相將較宜成醪之醴味尤甜野王所獻甘醪實卽南都賦魏都賦之甘醴釋名醴齊醴體也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也呂覽重已注醴者以蘖與黍相體不以麴也漢楚元王傳顏注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皆足爲醴成體汁滓相將之佐證

三曰盎齊注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鄮白謹案初學記二十六引此注作鄮白酒御覽飲食一禮記外傳依釋文

改爲白醴酒釋文鄮白卽今白醴酒宜作醴作鄮假借也今疏云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鄮與釋文鄮爲假借不合然書鈔一百四十八魏武帝上九醞酒奏臣故縣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孫詵三公山下禊賦九醞白醴則知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實卽南陽鄮縣所出白醴酒白酒出鄮縣遂以鄮白酒爲酒名後世嫌鄮是縣名又別造醴字雖與鄮聲不相近例以大宗伯注裸之言灌此兩部乃漢韻通轉古文苑十三班固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鄮鄮與何叶釋文鄮音在何反與漢韻恰合五經文字西部醴酒名在何反周禮注作鄮漢封蕭何在南陽郡鄮縣白醴酒亦出南陽郡鄮縣自不得以漢志沛郡鄮縣說文邑部鄮作鄮強就醴音轉致失實也

眾經音義九通俗文白酒曰醴醴酒葱白色注云益猶翁成而翁翁然乃狀其酒之葱白色釋名益齊益滫也滫滫然濁色也淮南說林訓清醴之美注周禮醴齊醴讀食食之食當作醴讀食食之食御覽飲食十四釋名生瀹葱薤曰食言柔滑食食然也翁翁卽滫滫又卽食食古者形況字借聲近者爲之無義例也

四曰緹齊注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謹案初學記二十六引此注下酒作若下酒書鈔一百四十八吳地記長城故屬烏程太康十年分爲五縣若下出美酒初學記鄒陽酒賦其品類則烏程若下文選張景陽七命荆南烏程卽烏程若下酒然則注所舉以況緹齊者當指此矣今疏本下酒上脫一若字釋文云

曹床下酒古書無可證引唐六典十五良醞令之職備載汎齊醴齊醢齊醢齊沈齊或者唐制以曹床下酒爲醢齊而御覽飲食一引禮記外傳係唐成伯璵所著其云色在白赤之間亦是據日驗唐制言之若注所舉以汎緹齊者成而紅赤不得有白色相兼眾經音義十四通俗文酪酥謂之飮餉律文作醢字書醢酒也周禮四曰醢齊近世梁處士阮孝緒作文字集略有醢醢二字然據證類本草獸部酥陶隱居云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醢醢醢色黃白則醢醢既爲牛羊乳酪酥所成不得以醢醢色黃白與周禮緹齊混爲一物釋名緹齊色赤如緹與注成而紅赤同義漢時若下酒之色或應類是

五曰沈齊注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謹案造縹聲相近造清當卽縹清疏引曹植酒賦蒼梧縹清是也文選曹子建七啟春清縹酒注縹綠色而微白張景陽七命注張華輕簿篇蒼梧竹葉清言竹葉者亦狀其色之縹綠賈思勰齊民要術七作白醪酒法黍浮縹色上便可飲黍之清汁縹色上浮則其滓下沉釋名沈齊濁滓沈下汁清在上注舉造清以汎沈齊殆是蒼梧縹清與

酒正又云辨三酒之物三酒與五齊對言五齊既是醪法則三酒是汁滓之已沛者可知後鄭以醪酒酋久白酒中山冬釀等酒法況事酒昔酒清酒但以時之久暫爲別耳今復條三酒如左

一曰事酒注酌有事者之酒今之醪酒謹案史記淮陰侯傳饗

士大夫醴兵集解劉逵曰醴酒也御覽飲食一禮記外傳事酒一名醴酒新成者酌飲有事釋名事酒有事而釀之酒漢時醴兵用醴酒亦是酌飲有事之義初學記二十六鄒陽酒賦流光醴醴言新成醴酒醴醴然有流光此注所稱醴酒乃酋白酒之新成者

二曰昔酒注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醴者也謹案說文酋部酋釋酒也釋酒卽醴酒酋爲醴酒酋久則爲舊醴之酒方言一白河以北趙魏之間久熟曰酋釋名醴酒久釀酉澤酉澤當作酋釋與說文同義文選左大冲魏都賦肴醴順時注禮記注舊醴之酒謂昔酒御覽飲食一禮記外傳昔酒久成而色白謂舊醴之酒又二魏略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

聖人注云酋久白酒當卽魏略所稱白酒也前條鄼白酒是醪法有滓不泚此則酋久色白乃泚之而成酒者

三曰清酒注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謹案書鈔一百四十六袁子正論中山清醕初學記二十六晉張載鄼酒賦中山冬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十旬兼清注十旬蓋清酒百日而成也漢書音義晉灼曰百日之米酒中山清酒自冬釀接夏而成已經百有餘日較酋久白酒而更久其色則變白爲清矣文選曹子建七啟春清縹酒注引此注爲縹清佐證其實曹植酒賦縹清與醴醪對舉縹清亦是醪法與此清酒不同

土圭測土深攷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則景短日北則景長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注晝漏半而置
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東西凡日景於地千里差一寸謹案周
髀算經上夏至日晷一尺六寸正南千里一尺五寸正北千里
一尺七寸淮南天文訓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
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千里陰短寸淮南根
據周髀因有千里差一寸之說周髀算經上李淳風注宋元嘉
十九年歲在壬午遣使往交州度日影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二
分太康地理志交趾去洛陽一萬一千里陽城去洛陽一百八
十里交趾西南望陽城洛陽在其東南較而言之陽城去交趾
近於洛陽去交趾一百八十里則交趾去陽城一萬八百二十
里而影差尺有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影差一寸況復人路迂
迴所較彌多又未盈五百里而差一寸千里之言固非實也據
此知千里差一寸其說昉自周髀淮南至宋元嘉以後已知其
說之不實再以今時憲術依次推之自其地景。寸至一寸景
一寸至二寸景二寸至三寸景三寸至四寸景四寸至五寸景
五寸至六寸景六寸至七寸景七寸至八寸景八寸至九寸太
陽兩高弧較四十三分約一度二百里化作一百四十三里強
而景差一寸景九寸至一尺景一尺至一尺一寸景一尺一寸
至一尺二寸景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景一尺三寸至一尺四
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二分化作一百四十里而景差一寸景
一尺四寸至一尺五寸景一尺五寸至一尺六寸太陽兩高弧
較四十一分化作一百三十七里弱而景差一寸然則千里差

三才圖會卷之三
一寸與一百四十三里強差一寸一百四十里差一寸一百三十七里弱差一寸相去甚遠即使古里小而今里大亦不應相去至八九倍之遠鄭君當後漢時厯學尙疏此亦時使之然矣

土圭測土深攷二

大司徒又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謹案續漢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水經潁水東過其縣南注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顧處土方輿紀要引登封縣志陽城廢縣故城中有測景臺周公立土圭測景漢唐皆因之卽疏所云古跡猶存也漢陽城縣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丁長沙依內府輿圖經緯度作

度里表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據泰西侯失勒談天卷末所附天學常用數咸豐九年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二十七秒三八顧金山九數外錄天重學記黃赤距古大今小約百年差四十八秒每年差○秒四八今以咸豐九年依疏義上推周公攝位四年而周之紀年依漢志大統厯得積年二千九百七十一與○秒四八相乘得一千四百二十六秒○八收作二十三分四十六秒○八加咸豐九年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二十七秒三八得周公攝位四年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一十三秒四六轉減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餘十度三十七分四十六秒五四轉減象限九十度餘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十三秒四六卽周公攝位四年夏至午正

太陽高弧乃與先鄭注夏至立八尺表其景適與土圭尺有五寸等較其高弧度分秒則以景一尺五寸爲一率表八尺爲二率半徑一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正切五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檢八線表知太陽高弧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四十九秒二三減所推太陽高弧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十三秒四六餘三十五秒三七轉減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餘三十四度二十八分二十四秒六三卽周公測景處北緯以一度二百里約之在今登封縣南二里許唐會要四十二儀鳳四年五月姚元辯奏於陽城測景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尺五寸正與古法同唐儀鳳四年卽調露元年上距周公攝位四年得積年一千七百九十一年而日景差數猶不之覺

益信陽城廢縣故城中有測景臺必非周公測景古跡矣周髀算經上李淳風注周禮夏至影尺有五寸馬融以爲洛陽鄭玄以爲陽城果使陽城測景臺是周公古跡馬季長不應改先鄭注陽城爲洛陽且先鄭明云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顯係測景臺爲漢時所造周髀算經上李淳風注劉向洪範傳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與周禮尺五寸不合知陽城測景臺不昉自西漢而昉自東漢續漢律厯志下晷景夏至尺五寸與周禮合天文志上劉注張衡靈憲用重勾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然則陽城測景臺當是東漢張衡等測景古跡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三十終

江陰馮銘
江陰沙從心校

